宋史

百九



列傳卷第一百四十三　宋史三百八十四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敕修

陳康伯　梁克家　汪澈

葉義問　蔣芾　葉顒

葉衡

陳康伯字長卿信之弋陽人父亨仲提舉江東常平康伯幼有學行宣和三年中上舍丙科累遷太學正丁內艱貴溪盜將及其鄉康伯起義丁逆擊俘其渠魁邑得全建炎末為敕令刪定官預脩紹興敕令壽

通判衢州攝郡事盜發白馬原康伯督州兵濟王師
進討克之除太常博士改提舉江東常平茶鹽高宗
進蹕建康康伯以職事過闕得對因請擇將上開納
紹興八年除樞密院大計議官累遷戶部司勳郎中
康伯與秦檜太學有舊檜當國康伯在郎省五年泊
然無求不偷合十三年始遷軍器監借吏部尚書使
金至汴將晡不供餉閉戶卧勿問入夜館人扣戶謝
不敏亦不對後因金使至詔康伯館伴端午賜扇帕
與論拜受禮言者以生事論罷知泉州海盜閻作朝
廷遣劉寶成閔逐捕康伯以上意招懷盜多出降籍

爲兵久之不逞者陰倡亂康伯訊得實論殺之州以無事秩滿三奉祠垂十年檜死起知漢州將出峽召對除吏部侍郎康伯首請節用寬民凡州縣取民無藝許監司互察臺諫彈劾尋兼禮戶部乞約歲用會所入儲什之一二備水旱奏上議竟不決兼刑部前此有司希檜意興大獄康伯平讞直冤士大夫存殁多賴之除吏部尚書宰臣擬用權尚書出命高宗顧曰朕且大用何權爲尋拜參知政事自孫道夫使北還已聞金以買馬非約爲言朝廷特恃和康伯與同知樞密院事王綸白發其端綸使還乃言和好無他

康伯持初論不變九月以通奉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例賜銀絹康伯固辭減半又辭兼史院上嘗謂其靜重明敏一語不妄發真宰相也又命與湯思退輔政事勿憚商論惟其當而已康伯言大臣事當盡公若依阿植黨此鄙夫患失者臣非惟不敢亦素不能高宗嘆其長者普安郡王居潛藩高宗一日謂康伯當以使相封眞王今宜冠以屬籍於是詔以為皇子封建王實三十年二月也明年三月拜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五月金遣使賀天申節出嫚言求淮漢地指取將相大臣且以淵聖凶問至

康伯主禮部侍郎黄中之論持斬衰三年先是葉義
問賀允中使還言金必敗盟康伯請早為之備建四
策一增劉錡荆南軍以重上流二分畫兩淮地命諸
將結民社各保其境三劉寶獨當淮東將驕卒少不
可倚四沿江諸郡脩城積粮以固内地至是召三衙
帥及楊存中至都堂議舉兵又請侍從臺諫集議康
伯傳上旨曰今日更不問和與守直問戰當如何時
上意雅欲視師内侍省都知張去為陰沮用兵且陳
退避策中外妄傳幸閩蜀人情洶洶右相朱倬無一
語同知樞密院事周麟之受命聘金憚不欲行康伯

獨以為已任奏曰金敵敗盟天人共憤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聖意堅決則將士之意自倍願分三衙禁旅助襄漢待其先發應之康伯勉周麟之以國事麟之語侵康伯康伯曰使其不為宰相當自行大臣與國存亡雖死安避麟之竟以辭行罷尋貶責殿中侍御史陳俊卿言當用張浚且乞斬張去為以作士氣康伯以俊卿振職奏權兵部侍郎九月金犯廬州王權敗歸中外震駭朝臣有遣家豫避者康伯獨具舟迎家入浙且下令臨安諸城門扃鐍率遲常時人恃以安敵迫江上召楊存中至內殿議之因命就康伯議

康伯延之入解衣置酒上聞之已自寬翌日入奏曰
聞有勸陛下幸越趨閩者審爾大事去矣盍靜以待
之一日忽降手詔如敵未退散百官康伯焚之而後
奏曰百官散主勢孤矣上意旣堅請下詔親征以葉
義問督江淮軍虞允文參謀軍事上初命朱倬為都
督倬辭乃命義問允文尋敗敵於采石金主亮為其
臣下所斃而還方亮之犯江國人即立葛王褎三十
二年始遣高忠建來告登位議授書禮康伯以誼折
之於是報書始用敵國禮高宗倦勤有與子意康伯
密贊大議乞先正名俾天下咸知聖意遂草立太子

詔以進及行內禪禮以康伯奉冊孝宗即位命兼樞密使進封信國公禮遇殊渥但呼丞相而不名康伯自建康扈從回即以病祈去位不允明年改元隆興請益堅遂以太保觀文殿大學士福國公判信州上慰勞甚勤且曰有宣召慎勿辭宰執即府餞別百官班送都門外已又辭郡丐外祠除醴泉觀使二年八月起判紹興府且令赴闕奏事復辭未幾召陪郊祀時北兵再犯淮甸人情驚駭皆望康伯復相上出手札遣使即家居召之未出里門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平章事兼樞密使進封魯國公親故謂康伯實病

宜辭康伯曰不然吾大臣也今國家危當輿疾就道幸上哀而歸之爾道聞退遽兼程以進至闕下詔子安節婿文好謙掖以見減拜賜坐間日一會朝許肩輿至殿門仍給扶非大事不署敵師退尋以目疾免朝謁卧家旬餘一奏事乾道元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康伯起陪祠已即丐歸章屢上不許一日出殿門喘劇輿至第薨年六十有九贈太師謚文恭擇日臨奠子偉節固辭乃止命工部侍郎何俌護喪歸二子偉節除直祕閣安節賜同進士出身五辭不受上手札批諭寄留省中以成其美康伯薨給還之慶元初配

享孝宗廟庭攺謚文正

梁克家字叔子泉州晉江人幼聰敏絶人書過目成誦紹興三十年廷試第一授平江簽判時金主亮死衆皆言可乗機進取克家移書陳俊卿謂敵雖遁吾兵力未振不量力而動將有後悔俊卿歸以白丞相陳康伯歎其遠慮召為祕書省正字遷著作佐郎時災異數見克家奏宜下詔求言從之令侍從臺諫卿監郎官館職疏闕失克家條六事一正心術二立紀綱三救風俗四謹威柄五定廟筭六結人心其論定廟筭謂今邊議不過三說曰將兵財語甚切直累遷

中書舍人使金金以中朝進士第一敬待之即館宴射連數十發中的金人來賀慶會節克家請令金使入朝由南門百官由北門從者毋輒至殿門外以肅朝儀詔定為令郊祀有雷震之變克家復條六事遷給事中凡三年遇事不可必執奏無隱嘗奏陛下欲用實才不喜空言空言固無益然以空言為懲則諫爭之路遂塞願有以開導之上欣納因命條具風俗之弊克家列四條曰欺罔苟且循默奔競上手筆獎諭乾道五年二月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明年參知政事又明年兼知院事初脩金好金索所獲

俘啓釁未已克家請築楚州城環舟師于外邊賴以安在政府與虞允文可否相濟不茍同皇太子初立克家請選置官屬增講讀員遂以王十朋陳良翰為詹事中外稱得人允文主恢復朝臣多迎合克家密諫數不合力丐去上曰兵終不可用乎克家奏用兵以財用為先今用度不足何以集事上改容曰朕將思之詰朝上面諭曰朕終夜思卿言至當毋庸去八年詔更定僕射為左右丞相拜克家為右丞相兼樞密使一日上謂宰執曰近過德壽宮太上顏養愈勝天顏悅懌朕退不勝喜克家奏堯未得舜以為已憂

既得舜固宜甚樂允文奏堯獨高五帝之壽以此上
曰然允文既罷相克家獨秉政雖近戚權倖不少假
借而外濟以和張說入樞府公議不與寢命俄復用
說怒士夫不附己謀中傷之克家悉力調護善類賴
之議金使朝見授書儀時欲移文對境以正其禮克
家議不合遂求去以觀文殿大學士知建康府陛辭
上以治效為問克家勸上無求奇功既而三省密院
卒移牒泗州敵不從遣泛使來舉朝震駭後二年湯
邦彥坐使事貶天下益服克家謀國之忠淳熙八年
起知福州在鎮有治績趙雄奏欲令再任降旨仍知

福州召除醴泉觀使九年九月拜右丞相封儀國公逾月而疾十三年命以內祠兼侍讀賜第在所存問不絕十四年六月薨年六十手書遺奏上為之垂涕贈少師謚文靖初唱第時孝宗由建邸入侍愛其風度峻整及登政府眷寵尤渥爲文渾厚明白自成一家辭命尤溫雅多行于世

汪澈字明遠自新安徙居饒州浮梁第進士教授衡州沅州用万俟卨薦為秘書正字校書郎輪對乞令帥臣監司侍從臺諫各舉將帥高宗善之行其言除監察御史進殿中侍御史特賜鞍馬時和戎歲久邊

防浸弛澈陳養民養兵自治豫備之說累數千言顯
仁皇后攢宮訖役議者欲廣四隅士庶墳在二十里
内皆當遷命澈按視還奏昭慈徽宗顯肅懿節四陵
舊占百步已數十年今日何為是紛紛漢長樂未央宮
夾樗里疾墓未嘗遷國朝宮陵儀制在[illegible]封堠界内
不許開故合祔願遷出者聽其意深矣高宗大悟悉
如舊葉義問使金還頗知犯邊謀澈言不素備事至
倉卒靖康之變可鑑今將驕卒惰宜加蒐閱使有鬬
心文武職事務選實才不限資格除侍御史左相湯
思退不恊人望澈同殿中侍御史陳俊卿劾罷又論

鎮江大将劉寶十罪詔奪節予祠三十一年上元前一夕風雷雨雪交作澈言春秋魯隱公時大雷震電繼以雨雪孔子以八日之間再有大變謹而書之今一夕間二異交至此陰盛之證殆爲金人今荆襄無統督江海乏備禦因陳脩攘十二事殿帥楊存中久握兵權内結閹寺王十朋陳俊卿等繼論其罪高宗欲存護使去澈與俊卿同具奏存中始罷會金使高景山來求釁端澈言天下之勢彊弱無定形在吾所以用之陛下屈己和戎厚遺金繒彼輒出惡言以撼吾國願陛下赫然睿斷益兵嚴備布告中外将見上

下一心其氣百倍矣除御史中丞尋遣馬帥成閔以所部三萬人屯京襄以澈為湖北京西宣諭使詔凡吏能否民利病悉以聞過九江王炎見澈論邊事辟為屬偕至襄陽撫諸軍鄂帥田師中老而怯立奏易之時欲置襄守荆南澈奏襄陽地重為荆楚門戶不可棄敵將劉蕚擁衆十萬揚聲欲取荆南又欲分軍自光黄擣武昌朝廷以敵昔由此入江南令吴拱嚴護武昌津渡拱將引兵回鄂澈聞之馳書止拱而自發鄂之餘兵戍黄州俾拱留襄敵騎奄至樊城拱大戰漢水上敵衆敗走時唐鄧陳蔡汝潁相次歸職方

未幾金主亮死澈乞出兵淮甸與荆襄軍夾擊其歸師未報而金新主罷兵請和召澈入為參知政事與宰相陳康伯同贊内禪孝宗即位鋭意恢復首用張浚使江淮澈以參豫督軍荆襄將分道進討趙撙守唐王宣守鄧招皇甫倜於蔡襄漢沃壤荆棘彌望澈請因古長渠築堰募閒民汰冗卒雜耕為度三十八屯給種與牛授廬舍歲可登穀七十餘萬斛民償種私其餘官以錢市之功緒略就隆興元年入奏還武昌而張浚尅期大舉詔澈出師應之澈以議不合乞令浚併領荆襄諫議大夫王大寶論澈無制勝策皇

甫倜以忠義結山砦扼敵要衝澈不能節制坐視孤軍隨敵計趙撙以千五百人救方城敗散五百餘人澈漫不加省已罷黜澈亦請祠除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大寶疏再上落職仍祠祿明年知建康府尋除樞密使在位二年以觀文殿學士奉洞霄祠尋知鄂州兼安撫使孝宗訪邊事澈奏向者我有唐鄧為藩籬又皇甫倜控扼陳蔡敵不敢窺襄既失兩郡倜復內徙敵屯新野相距百里爾臣令趙撙王宣築城儲糧分備要害有以待敵至於機會之來難以豫料孝宗善之時議廢江州軍澈言不可知寧國府改福州

福建安撫使復請祠尋致仕卒年六十三贈金紫光祿大夫謚莊敏澈為殿中日薦陳俊卿王十朋陳之茂爲臺官高宗曰名士也次第用之矣在樞府孝宗密訪人材薦百有十八人嘗奏言臣起寒遠所以報國惟無私不欺尓其自奉清約雖貴猶布衣時有文集二十卷奏議十二卷

葉義問字審言嚴州壽昌人建炎初登進士第調臨安府司理參軍范宗尹為相義問與沈長卿等疏其姦爲饒州教授攝郡歲旱以便宜發常平米振民提刑黄敦書劾之詔勿問出刪樞密徐俯門僧犯罪義問

繩以法俯嘗舉義問怒甚乃袖薦書還之知江寧縣召秦檜所親役同僚不可義問曰釋是則何以服他人卒役之通判江州豫章守張宗元忤檜或中以飛語事下漕臣張常先宗元道九江常先檄義問拘其舟義問投檄曰吾寧得罪不為不祥常先白檜罷去檜死湯思退薦之上記其嘗言范宗尹召至言臺諫廢置在人主檜親黨宜盡罷逐以言得罪者宜叙復擢殿中侍御史樞密湯鵬舉效檜所為植其黨周方崇李庚置籍臺諫鉏異己者義問累章劾鵬舉有一檜死一檜生之語并方崇等皆罷之又言凡擇將遇

一關令樞密院具三名取上旨則軍政盡出掌握遷侍御史朱樸沈虛中奉祠里居義問劾其附秦檜皆移居郊祀赦義問言頃歲附會告訐者不應例移放從之遷吏部侍郎兼史館脩撰尋兼侍讀拜同知樞密院事上聞金有犯邊意遣義問奉使覘之還奏彼造舟船備器械其用心必有所在宜屯駐沿海要害備之金主亮果南侵命視師義問素不習軍旅會劉錡捷書至讀之至金賊又添生兵顧吏曰生兵何物耶聞者掩口至鎮江聞瓜洲官軍與敵相持大失措乃役民掘沙溝植木枝為鹿角禦敵一夕潮生沙溝

平木枝盡去會建康留守張燾遣人告急義問乃遵陸云往建康催發軍市人皆媟罵之又聞敵據瓜洲采石兵甚衆復欲還鎮江諸軍喧沸曰不可回矣回則有不測遂趨建康已而金主亮被弑師退義問還朝力請退遂罷隆興元年中丞辛次膺論義問頃護諸將幾敗事且以官私其親謫饒州乾道元年詔自便六年卒年七十三

蔣芾字子禮常州宜興人之奇曾孫紹興二十一年進士第二人孝宗即位累遷起居郎兼直學士院時宦者梁珂事上潛邸撓權尹穡論珂與祠芾繳奏罷

之簽書樞密院事首奏加意邊防又奏拔將才行伍
間識其姓名一旦拔籍可立取具又料簡歸正人仍
以北人將之或令深入山東或令自荆襄深入除權
參知政事同知國用事帯奏方今財最費於養兵藝
祖取天下不過十五萬人紹興初外有大敵内有巨
寇然兵數亦不若今日之多近見陳敏汰三千人
戚方汰四千人然多是有官人與以外任請券錢添
借給如故是減於内而添於外何益又招兵耗蠹愈
甚臣考覈在内諸軍每月逃亡事故常不下四百人
若權停招兵一年有半俟財用稍足招丁壯不惟省

費又得兵精上悟一日因進呈邊報上顧苐曰將來都督非卿不可苐奏臣未嘗經歷兵間又奏方今錢穀不足兵士不練將帥與臣不相識願陛下更審思其人南郊禮畢宰相葉顒魏杞罷苐採衆論參已見為籌邊志上之明年拜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會母疾卒詔起復拜左僕射苐力辭有密旨欲今歲大舉手詔廷臣議或主和或主恢復使苐決之苐奏天時人事未至拂上意服闋除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提舉洞霄宮尋以言者論落職建昌軍居住期年有旨自便再提舉洞霄宮卒苐始以言

邉事結上知不十年間致相位終以不能任兵事受
責豈優於論議而劣於事功歟

葉顒字子昂興化軍仙遊人登紹興元年進士第為
廣州南海縣主簿攝尉盜發州檄巡尉同捕巡檢獲
盜十餘人歸其勞於顒顒曰掠美欺君倖賞三者皆
罪不忍為也帥曾開大喜之知信州貴溪縣時詔行
經界郡議以上中下三等定田稅顒請分為九等守
從之令信之六邑以貴溪為式知紹興府上虞縣凡
縣役令民自推貲力甲乙不以付吏民欣然皆以實
應催租各書其數與民約使自持戶租至庭親視其

入咸便之師曹泳令今歲夏租先期送什之八顒請少紓其期泳怒及麥大熟民輸租反為諸邑最泳大喜許薦于朝顒固辭賀正中薦顒靜退遂召見顒論國雖未復中原之民日企鑾輿之返其語剴切高宗嘉納除將作監簿知處州青田令陳光獻羨餘百萬顒以所獻充所賦湯思退之兄居處州家奴屠酤犯禁一繩以法思退不悅屬常州逋緡錢四十萬守坐免移顒知常州金犯邊高宗視師建康道毗陵顒賜對舟次因言恢復莫先於將相故相張浚久謫無恙是天留以相陛下也顒初至郡無旬月儲未一年餘

緡錢二十萬或勸獻羨顯曰名羨餘非重征則橫斂是民之膏血也以利易賞心實恥之召為尚書郎除右司詔求直言顯上疏謂陛下以手足之至親付州郡之重寄是利一人害一方也人稱其直除吏部侍郎復權尚書時七司弊事未去上疏言選部所以為弊乃與郎官編七司條例為一書上嘉之令刻板頒示除端明殿學士拜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武臣梁俊彥請稅沙田蘆場帝以問顯對曰沙田乃江濱地田隨沙漲而出沒不常蘆場則臣未之詳也且辛巳軍興蘆場田租並復令沙田不勝其擾上曰誠

如卿言顒至中書召俊彥切責之曰汝言利求進萬一爲國生事斬汝不足以塞責俊彥皇恐汗下是日詔沙田蘆場並罷御史林安宅請兩淮行鐵錢顒力言不可安宅不能平既入樞府乃上章攻顒云顒之子受宣州富人周良臣錢百萬得監鎮江大軍倉御史王伯庠亦論之顒乞下吏辯明乃以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上下其事臨安府時王炎知臨安上令炎親鞫置對無秋毫跡獄奏上以安宅伯庠風聞失實並免所居官仍貶安宅筠州召顒赴闕入見上勞之曰卿之清德自是愈光矣除知樞密院事未拜進

尚書左僕射兼樞密使顒首薦汪應辰王十朋陳良
翰周操陳之茂芮曄林光朝等可備執政侍從臺諫
上嘉納又言自古明君用人使賢使愚使姦使盜惟
去泰甚上曰固然虞有禹皐亦有共驩周有旦奭亦
有管蔡在用不用顒曰誠如聖訓但今日在朝雖未
見有共驩管蔡然有竊弄威福者臣不敢隱上問為
誰顒以龍大淵對語在陳俊卿傳上以國用未裕詔
宰相兼國用使參政同知國用事顒乃言今日費財
養兵為甚兵多則有冗卒虛籍無事則費財有事則
不可用雖曰汰之旋即招之欲足國用當嚴於汰緩

於招可也孔子曰節用而愛人盖節用則愛人之政自行於其間若欲生財秪費民財爾上曰此至言也上曰建康劉源嘗賂近習朕欲遣王抃廉其姦顯曰臣恐廉者甚於姦者乃止乾道三年冬至上親郊而雷顯引漢故事上印綬提舉太平興國宮歸至家不疾而薨年六十八以觀文殿學士致仕贈特進謚正簡顯為人簡易清介與物若無忤至處大事毅然不可奪友人高登嘗上書譏切時相名捕甚急顯與同邸適令逸去登曰不為君累乎顯曰以獲罪固所願也即為具舟舟移乃去自初仕至宰相服食僮妾田宅不改其舊

葉衡字夢錫婺州金華人紹興十八年進士第調福
州寧德簿攝尉以獲鹽寇改秩知臨安府於潛縣戶
版積弊富民多隱漏貧弱困於陪輸衡定為九等自
五以下除其籍而均其額於上之四等貧者頓蘇徵
科為期限榜縣門俾里正諭民不遣一吏而賦自足
歲災蝗不入境治為諸邑最郡以政績聞即召對
上曰聞卿作縣有法遣還任擢知常州時水潦為
災衡發倉為糜以食饑者或言常平不可輕發衡
曰儲蓄正備緩急可視民饑而不救耶疫大作衡
單騎命醫藥自隨徧問疾苦活者甚衆檄晉陵丞

李孟堅攝無錫縣有政聲衡薦于上即除知秀州上之信其言如此除太府少卿合肥瀕湖有圩田四十里衡奏募民以耕歲可得穀數十萬蠲租稅二三年後阡陌成倣營田官私各收其半從之除戶部侍郎時鹽課大虧衡奏年來課入不增私販害之也宜自煮鹽之地為之制司火之起伏稽竈之多寡亭戶本錢以時給之鹽之委積以時收之擇廉能吏察之私販自絕矣仍命措置官三人淮南於通州浙東於明州浙西於秀州丁母憂起復知廬州未行除樞密都承旨奏馬政之弊宜命統制一員各領馬若干匹歲終

計其數為殿最李皇應賢良方正對策近訐直入第四等衡奏陛下赦其狂而取其忠足以顯容諫之盛乃賜皇制科出身有言江淮兵籍偽濫詔衡按視賜以袍帶鞍馬弓矢且命衡措置民兵咸稱得治兵之要訖事赴闕上御便殿閱武士召衡預觀賜酒灑宸翰賜之知荊南成都建康府除戶部尚書除簽書樞密院事拜參知政事衡奏二事一牧守將帥必擇材以稱其職必久任以盡其材二令戶部取湖廣會子實數盡以京會立限易之從之拜右丞相兼樞密使上銳意恢復凡將帥器械山川防守悉經思慮奏對畢

從容賜坐講論機密或不時召對時會子浸患折閱
手詔賜衡曰會子雖曰流通終未盡愜人意目即流
使有二千二百餘萬令用上下庫黃金白金銅錢九
百萬內藏庫五百萬并蜀中錢物七百萬盡易會子
之數專命卿措置日近而辦卿真宰相才也一日上
曲宴宰執於凝碧上曰自三代而下至于漢唐治日
常少亂日常多何也衡奏聖君不常有周八百年稱
極治成康而已上曰朕觀無逸篇見周公為成王歷
言商周之君享國長遠真萬世龜鑑衡奏願陛下常
以無逸為龜鑑社稷之福上又言朝廷所用正論其

人如何不可有黨如唐牛李之黨相攻四十年緣主
聽不明至此文宗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朕
嘗笑之衡奏文宗優游不斷故有此語陛下英明聖
武誠非難事御寶實封令與臨安府實恩求改合入
官衡奏選人改官非奏對稱旨則用考舉磨勘一旦
特旨與之非陛下愛惜人才之意上亟收前命上諭
執政選使求河南衡奏司諫湯邦彥有口辨宜使金
邦彥請對問所以遣既知薦出於衡恨衡擠己聞衡
對客有訕上語奏之上大怒即日罷相責授安德軍
節度副使郴州安置邦彥使還果辱命上震怒竄之

嶺南詔衡自便復官與祠年六十有二薨贈資政殿學士衡負才足智理兵事甚悉由小官不十年至宰相進用之驟人謂出於曾覿云

論曰陳康伯以經濟自任臨事明斷梁克家才優識遠謀國盡忠至若汪澈之論事忠慤薦達人才葉義問直言正色掃除秦檜餘黨欽不長於兵臨敵失措豈優議論而劣事功者歟葉顒清儉正直而衡才智有餘蓋亦一時之選云

列傳卷第一百四十三

列傳卷第一百四十四　宋史三百八十五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勑修

葛邲　錢端禮　魏杞　周葵

施師點　蕭燧　龔茂良

葛邲字楚輔其先居丹陽後徙吳興世以儒學名家高祖密至邲五世登科第大父勝仲至邲三世掌詞命邲少警敏葉夢得陳與義一見稱為國器以蔭授建康府上元丞會金人犯江上元當敵衝調度百出邲不擾而辦留守張浚王綸皆器重之登進士第蕭

之敏為御史薦其才除國子博士輪對論州縣受納
及鬻爵之弊孝宗獎諭曰觀所奏知卿材除著作郎
兼學士院權直除正言首疏言盈虛之理隱於未然
治亂之分生於所忽宜專以畏天愛民為先又論征
榷歲增之害如輦下都稅務紹興間所趁茶鹽歲以
一千三百萬緡為額乾道六年後增至二千四百萬
緡成都府一務初額四萬八千緡今至四十餘萬緡
通四川酒額遂至五百餘萬緡民力重困至若租有
有定數而暗耗日增折帛益多民安得不窮乎願明
詔有司茶鹽酒稅比原額已增至一倍者毋更立新

額官吏不增賞庶少蘇疲甿上特召復令條陳邲
以六事對皆切中時病除侍御史論救荒三事累遷
中書舍人歲旱詔求初政得失邲應詔大略謂虞允
文制國用南庫之積日以厚戶部之入日以削故近
年以來常有不足之憂罷兵以來諸將皆以賂得升
其勢必至於掊刻取償益精其選遷給事中張嶷以
說之子除知閤裴良琮以顯仁之姪女夫落階官邲
皆繳奏廣西議更鹽法邲言鈔法之行漕臣嘗給群
商浚入其貲楮幣行之二廣民必疑慮且有後悔除
刑部尚書邲為東宮僚屬八年孝宗書安遇字以賜

又出梅花詩命邲蜀和眷遇甚渥光宗受禪除參知政事邲勸上專法孝宗正風俗節財用振士氣執中道恤民力選將帥收人才擇監司明法令手疏歷言之上嘉納除知樞密院事紹熙四年拜左丞相專守祖宗法度薦進人物博采公論惟恐其不聞之未朞年除觀文殿大學士知建康府改隆興請祠寧宗即位邲上疏言今日之事莫先於脩身齊家結人心定規模判紹興府箚稽期會錢穀刑獄必親或謂大臣均佚有體邲曰崇大體而簡細務吾不為也嘗曰十二時中莫欺自己其實踐如此改判福州道行感疾

除少保致仕薨年六十六贈少師謚文定配饗光宗
廟庭有文集二百卷詞業五十卷
錢端禮字處和臨安府臨安人父沇潼川軍節度使
端禮以恩補官紹興閒通判明州加直祕閣累遷右
文殿脩撰仕外服有聲高宗材之知臨安府御史中
丞汪澈論版曹闕官當遴選權戶部侍郎兼樞密都
承旨端禮嘗建明用楮為幣於是專委經畫分為六務
出納皆有法幾月易錢數百萬孝宗銳意恢復詔張
浚出師會符離稍失利湯思退遂倡和議端禮奏有
用兵之名無用兵之實買怨生事無益於國思退大

喜奏除戶部侍郎未幾兼吏部端禮與戶部尚書韓仲通同對論經費奏所入有限兵食日增更有調發不易支吾上云須恢復中原財賦自足仲通奏恢復未可必且經度目前所用端禮奏仲通言是乞采納思退與張浚議和戰不決浚方主戰上意甚鄉之思退詭求去端禮請對乞留又奏兵者凶器願以符離之潰為戒早決國是為社稷至計於是思退復留命浚行邊還戍兵罷招納以端禮充淮東宣諭使王之望使淮西端禮入奏兩淮名曰備守守未必備名曰治兵兵未必精有用兵不勝僥倖行險輕躁出師大

喪師徒者必勝之說果如此皆誤國明甚端禮既以是詆浚右正言尹穡亦劾浚罷都督自此議論歸一矣端禮至淮還極言守備疎略恐召金兵宜早定和議遂除吏部侍郎再往淮上驛疏言遣使發兵當並行使以盡其禮兵以防其變不必待金書至而後遣使書中或有見脅之語不若先遣以釋其疑於計為得上云端禮所奏未是思退傳旨撤海泗二州戍兵語在思退傳金帥僕散忠義分兵入上意中悔令思退都督江淮軍馬端禮試兵部尚書參贊軍事思退畏怯不行端禮赴闕上曰前後廷臣議論獨卿不變兼

戶部尚書俄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上嘗問欲遣楊由義持金帥書而辭行甚力誰可遣端禮請以王抃行俾與金帥議許割商秦地歸被俘人惟叛亡者不與餘誓目略同紹興世為叔姪之國減銀絹五萬易歲貢為歲幣及抃還上見書金皆聽許端禮贊上如其式報之謀國當思遠圖如與之和則我得休息以脩內治若為忿兵未見其可抃遂行諜報北軍已回端禮以和議既定乞降詔除參知政事兼權知樞密院事時久不置相端禮以首參闚相位甚急皇長子鄧王夫人端禮女也殿中侍

御史唐堯封論端禮帝姻不可任執政不報遷太常少卿館閣士相與上疏排端禮皆坐絀刑部侍郎王苐陰附端禮建為國是之說以助其勢吏部侍郎陳俊卿抗疏力詆其罪且謂本朝無以戚屬為相此懼不可為子孫法逮進讀寶訓適及外戚因言祖宗家法外戚不與政最有深意陛下所宜守上納其言端禮憾之出俊卿知建寧府鄧王夫人生子太上甚喜先兩月恭王夫人李氏亦生子於是恭王府直講王淮白端禮云恭王夫人子是為皇長嫡孫端禮不懌翌日奏嫡庶具載禮經講官當以正論輔導不應為

此邪說遂指淮傾邪不正與外任鄧王立為太子端禮引嫌除資政殿大學士提舉德壽宮兼侍讀改提舉洞霄宮起知寧國府移紹興進觀文殿學士端禮籍入財產至六十萬緡有詣闕陳訴者上聞之與舊祠侍御史范仲芑劾端禮貪暴不悛降職一等淳熙四年八月復元職薨贈銀青光禄大夫後謚忠肅孫象祖嘉定元年為左丞相自有傳

魏杞字南夫壽春人祖蔭入官紹興十二年登進士第知宣州涇縣從臣錢端禮薦其才召對擢太府寺主簿進丞端禮宣諭淮東杞以考功員外郎為參議

官遷宗正少卿湯思退建和議命杞為金通問使孝
宗面諭令遣使一正名二退師三減歲幣四不發歸
附人杞條上十七事擬問對上隨事畫可陛辭奏曰
臣若將指出疆其敢不勉萬一無厭願速加兵上善
之行次盱眙金所遣大將僕散忠義紇石烈志寧等
方擁兵闚淮遣權泗州趙房長問所以來意求觀國
書杞曰書御封也見主當廷授房長馳白僕散忠義
疑國書不如式又求割商秦地及歸正人且欲歲幣
二十萬杞以聞上命盡依初式再易國書歲幣亦如
其數忠義以未如所欲遂與志寧分兵犯山陽戰不

利驍將魏勝死之上怒金反覆詔以禮物犒督府師杞奏金若從約而金繒不具豈不濟國體格事機乎乃以禮物行至燕見金主裒具言天子神聖才傑奮起人人有敵愾意北朝用兵能保必勝乎和則兩國享其福戰則將士蒙其利昔人論之甚悉金君臣環聽拱竦館伴張恭愈以國書稱大宋膂去大字杞拒之卒正敵國禮損歲幣五萬不發歸正人北還上慰藉甚渥守起居舍人遷給事中同知樞密院事進參知政事右僕射兼樞密使時方借職田助邊降人蕭鷓巴賜淮南田意不慊以職田請杞言圭租食功養

廉借之尚可奪之不可上是其言杞以使金不辱命縣庶官一歲至相位上銳意恢復杞左右其論會郊祀冬雷用漢制災異策免守左諫議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六年授觀文殿學士知平江府諫官王希呂論杞貪墨奪職後以端明殿學士奉祠告老復資政殿大學士淳熙十一年十一月薨贈特進嘉泰中謚文節

周葵字立義常州宜興人少力學自鄉校移籍京師兩學傳誦其文宣和六年擢進士甲科調徽州推官高宗移蹕臨安諸軍交馳境上葵與判官攝郡事應

變敏速千里帖然教授臨安府未上吏部侍郎陳與義密薦之召試館職將試復引對高宗曰從班多說卿端正除監察御史徙殿中侍御史在職僅兩月言事至三十章且歷條所行不當事凡二十條指宰相不任責高宗變色曰趙鼎張浚肯任事須假之權奈何遽以小事形迹之葵曰陛下即位巳相十許人其初皆極意委之卒以公議不容而去大臣亦無固志假如陛下有過尚望大臣盡忠豈大臣有過而言者一指乃便為形迹使彼過而不改罪戾日深非所以保全之也高宗改容曰此論甚奇張浚議北伐葵三

章力言此存亡之機非獨安危所係或言葵沮大計
罷爲司農少卿以直秘閣知信州未上鼎罷陳與義
執政改湖南提刑以親老易江東皆不就和議已定
被召論爲國有道戰則勝守則固和則久不然三者
在人不在我矣除太常少卿時秦檜獨相意葵前論
事去必憾趙鼎再除殿中侍御史葵語人曰元鎮已
貶葵固不言雖門下客亦不及之也內降差除四人
奏言頃陛下以仁祖爲法大臣以杜衍爲法檜始不
樂又論國用軍政士民三弊高宗曰國用當蔵之民
百姓足則國用非所患又言薦舉改官之弊宜聽減

舉員詔吏部措置檜所厚權戶部尚書梁汝嘉將特賜出身除兩府汝嘉聞葵欲劾之謂中書舍人林待聘曰副端將論君矣待聘乘檜未趨朝亟告之檜即奏為起居郎葵方待引檜下殿諭閤門曰周葵已得旨除起居郎隔下八月庚辰也參政李光擬除呂廣問館職檜不許時有詔從官薦士葵以廣問應初不相知也光既絀葵以附會落職主管玉隆觀復置祕閣起知湖州移平江府時金使絡繹于道葵不為禮轉運李椿年希檜旨劾之落職主管崇道觀屏居鄉閭憂患頻仍人不能堪葵獨安之檜死復直祕閣知

紹興府過闕權禮部侍郎尋兼國子祭酒奏科舉所
以取士比年主司迎合大臣意取經傳語可諱者為
問目學者競逐時好望詔國學并擇秋試考官精選
通經博古之士置之前列其穿鑿乖謬者黜之兼權
給事中侍御史湯鵬舉言癸以魏良臣薦躐處侍從
呂廣問癸之死黨乞并罷之太學生黃作詹淵率諸
生都堂投牒留癸翌日博士何俌等言于朝乞懲戒
詔作淵皆送五百里外州編管癸出知信州隨罷起
知信州引疾改提舉興國宮加直龍圖閣知太平州
水壞圩堤悉繕完凡百二十里傍郡圩皆没惟當塗

歲熟市河久堙雨暘交病癸下令城中家出一夫官
給之食併力浚導公私便之進集英殿脩撰敷文閣
待制知婺州孝宗即位除兵部侍郎兼侍講改同知
貢舉兼權戶部侍郎孝宗數手詔問錢穀出入癸奏
陛下勞心庶政日有咨詢若出入意表令皆徵文細
故此必有小人乘間欲售其私不可不察蓋指龍大
淵曾覿也孝宗色為動金主亮為其下所斃張浚自
督府來朝密言敵失泗州其懼罪者皆欲來歸願遣
軍渡淮赴之此恢復之機也癸請對謂不可輕舉累
數百言及遣李顯忠邵宏淵取靈壁虹二縣敗績孝

宗思其言拜參知政事奕始終守自治之說無權知
樞密院事臺諫交章言議和太速奕與陳康伯湯思
退乞令侍從臺諫集議衆益洶洶諸公待罪乞罷不
許奕獨留身固請孝宗曰卿何請之力也曰自預政
以來每與宰相論事有以為然而從者有不得以強
從者有絕不肯從者十常四五洎至榻前陛下又或
不然大率十事之中不從者七八安得不愧於心此
臣所以欲去也嘗乞召用侍從臺諫孝宗曰安得如
卿直諒者遂薦李浩龔茂良孝宗皆以為佳士次第
用之太常奏郊牛斃奕言春秋鼷鼠食牛角免郊況

遂虞未請請展郊以符天意詔從之虞允文陳康伯相葵即求退除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起知泉州告老加大學士致仕閑居累年不以世故縈心淳熙元年正月薨年七十有七上聞震悼贈正奉大夫後以子升朝累贈太傅葵孝於事親當任子先孤姪其薨也幼子與孫尚未命平生問學不泥傳注作聖傳詩二十篇文集三十卷奏議五卷晚號惟心居士四年有司請謚賜謚曰惠簡

施師點字聖與上饒人十歲通六經十二能文弱冠游太學試每在前列司業高宏稱其文深醇有古風

尋授以學職以舍選奉廷對調復州教授未上丁內艱服除為臨安府教授乾道元年陳康伯薦賜對言歷年屢下詔恤民而惠未加浹陛下軫念惟恐一夫失所郡邑搜求惟恐財賦不集毋惑乎日降絲綸恩不霑被細民既困於倍輸又困於非泛重以歲惡室且垂罄租不如期積多逋負今明堂肆赦戶自四等以下逋自四年以前願悉除免上曰非卿不聞此言詔從之八年兼權禮部侍郎除給事中時太子詹事已除上又特令增員為二命兼之賜對言比年人物彫散士氣耗薾當廣儲人材以待用上曰觀卿所奏公

輔器也假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使金致命金廷立班既定相儀者以親王將至命師點退位師點訖立相儀者請數四師點正色曰班立已定尚欲何為不肯少動在廷相顧駭愕知其有守不敢復以為請九年使還有言其事于上者上嘉歎不已及後金使賀正旦至闕問館伴師點令居何官館伴宇文价於班列中指師點以示之金使恍然曰一見正人令人眼明十年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入奏控免上曰卿靖重有守識慮深遠朕欲用卿久矣復詔兼參知政事除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師點嘗同

宰相奏事退復同樞密周必大進呈上曰適一二事卿等各陳所見甚關大體前此宰相奏事執政不措辭令卿等如此深副所望必大奏祖宗時宰執奏事自相可否或至面相切責退不相銜自秦檜用事執政畏避不敢言今陛下虛心兼聽若只宰相奏事何用執政為師點復奏臣敢不竭股肱之力上因諭之曰朕欲天下事日往來胷中未嘗釋也先是州郡上供或不以時進立歲終稽考法及是主計臣有喜為督促者乞不待歲終先期行之畫命已下師點矍然曰此策若行上下逼迫民不聊生或謂令已出矣師

點曰事有為天下病惟恨更之不速即追寢其議樞密周必大舉手賀師點曰使天下赤子不被其毒者公之賜也一日入對後殿上曰朕前飲氷水過多忽暴下幸即平復師點曰自古人君當無事時快意所為忽其所當戒其後未有不悔者上深然之十三年辭兼同知樞密院事權提舉國史院權提舉國朝會要十四年除知樞密院事師點惓惓搜訪人才手書置夾袋中謂蜀去朝廷遠人才難以自見蜀士之賢者俾各疏其所知差次其才行文學每有除授必列陳之五年春以資政殿大學士知泉州■除提舉臨

安府洞霄宮紹興二年除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師點嘗謂諸子曰吾平生仕宦皆任其升沉初未嘗容心其間不枉道附麗獨人主知之遂至顯用夫人窮達有命不在巧圖惟忠孝乃吾事也三年得疾薨年六十九贈金紫光祿大夫有奏議七卷制藁八卷東宮講議五卷易說四卷史識五卷文集八卷

蕭燧字照鄰臨江軍人高祖固皇祐初為廣西轉運使知儂智高凶狡條上羈縻之策於樞府不果用智高後果叛父增紹興初嘗應制舉燧生而頴異幼能屬文紹興十八年擢進士高第授平江府觀察推官

時秦檜當國其親黨密告燧秋試必主文漕臺燧詰其故曰丞相有子就舉欲以屬公燧怒曰初仕敢欺心耶檜懷之既而被檄秀州至則員溢就院易一員往漕闈秦熺果中前列秩滿當為學官避檜調靜江府察推而歸燧未第時夢神人示以文書記其一聯云如火烈烈玉石俱焚在冬青青松柏不改已而果符前事未幾丁憂三十二年授靖州教授孝宗初除諸王宮大小學教授輪對論官當擇人不當為人擇官上喜製用人論賜大臣淳熙二年累遷至國子司業兼權起居舍人進起居郎先是察官闕朝論多屬

燧以未歷縣遂除左司諫上諭執政昨除蕭燧若何
龔茂良奏燧純實無華正可任言責聞除目下外議
甚允燧首論辨邪正然後可以治上以外臺耳目多
不稱職時宦官甘昪之客胡與可都承旨王抃之族
叔秬皆持節于外有所依憑無善狀燧皆奏罷之時
復議進取上以問燧對曰今賢否雜揉風俗澆淳兵
未強財未裕宜卧薪嘗膽以圖內治若恃小康萌驕
心非臣所知上曰忠言也因勸上正紀綱容直言親
君子遠小人近習有勞可賞以祿不可假以權上皆
嘉納擢右諫議大夫入謝上曰卿議論鯁切不求名

譽糾正姦邪不恤仇怨五年同知貢舉有旨下江東西湖南北帥司招軍燧言所募多市井年少利犒賚往往捕農民以應數取細民以充軍乞嚴戒諸郡庶得丁壯以為用從之夔帥李景亨貪虐參政趙雄庇之臺臣謝廓然不敢論燧獨奏罷之雄果營救復命還任燧再論并及雄雄密奏燧誤聽景亨仇人之言遂下臨安府捕恭州士人鍾京等置之獄坐以罪景亨復依舊職燧乃自劾詔以風聞不許竟力求去徙刑部侍郎不拜固請補外出知嚴州吏部尚書鄭丙侍郎李椿上疏留之上亦尋悔嚴地狹財匱始至官

鏹不滿三千燧儉以足用二年之間積至十五萬以其羨補積逋諸邑皆寬先是宣和庚子方臘盜起甲子一周人人憂懼會遂妄令廢土兵廩給羣言恟恟燧急易令且呼卒長告戒悉畏服城中惡少群擾市燧容籍姓名涅補軍額人以按堵上方靳職名非功不予詔燧治郡有勞除敷文閣待制移知婺州父老遮道幾不得行送出境者以千數婺與嚴鄰人熟知條教不勞而治歲旱浙西常平司請移粟于嚴燧謂東西異路不當與然安忍於舊治坐視為請諸朝發太倉米振之八年召還言江浙再歲水旱頻下詔求

言仍令諸司通融郡縣財賦毋但督迫除吏部右選侍郎旋兼國子祭酒九年爲樞密都承旨近例承旨以知閤門官兼或怙寵招權上思復用儒臣故命燧以龍圖閣待制爲之燧言債帥之風未殄群臣多迎合獻諛強辨干譽宜察其虛實上稱善除權刑部尚書充金使館伴十年兼權吏部尚書上言廣西諸郡民身丁錢之弊兼侍講升侍讀言命令不可數易憲章不可數改初官不許恩例免試令或竟令注授既却羨餘之數今反以出剩爲名諸路録大辟長吏當親詰若死囚數多宜如漢制殿最以聞事多施行慶

典霈澤丁錢減半亦自燧發之高宗山陵充按行使除參知政事壽充永思陵禮儀使權監脩國史日曆十六年權知樞密院以年及自陳上留之不可除資政殿學士與郡復請閑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紹熙四年卒年七十七謚正肅孝宗每稱其全護善類誠實不欺手書二十八將傳以賜子逵登淳熙十四年進士第唱名第四孝宗曰逵才氣甚佳父子高科殊可喜逵累官至太常

龔茂良字實之興化軍人紹興八年進士第為南安簿邵武司法父母喪哀號擗踊鄰不忍聞調泉州察

推以廉勤稱改宣教郎以同知樞密院事黃祖舜薦
召試館職除祕書省正字累遷吏部郎官張浚視師
江淮茂良言本朝禦敵景德之勝本於能斷靖康之
禍在於致疑願仰法景德之斷勿為靖康之疑除監
察御史江浙大水詔陳闕失茂良疏曰水至陰也其
占為女寵為嬖佞為小人專制崇觀政和小人道長
內則憸腐竊弄外則姦回充斥於是京城大水以至
金人犯闕今進退一人施行一事命由中出人心譁
然指為此輩臣願先去腹心之疾然後政事闕失可
次第言矣內侍梁珂曾覿龍大淵皆用事故茂良及

之遷右正言會內侍李珂沒贈節度謚靖恭茂良諫
曰中興名相如趙鼎勳臣如韓世忠皆未有謚如朝
廷舉行亦足少慰忠義之心今施於珂為可惜竟寢
其謚嘗論大淵覿姦回至是又極言之曰今積陰弗
解淫雨益甚熒惑入斗正當吳分天意若有所怒而
未釋二人害政甚珂百倍上諭以皆潛邸舊非他近
習比且俱有文學敢諫爭未嘗預外事翌日再疏言
唐德宗謂李泌人言盧杞姦邪朕獨不知何耶泌曰
此其所以為姦邪也今大淵覿所為行道之人能言
之而陛下更頌其賢此臣所以深憂疏入不報即家

居待罪章再上除太常少卿五辭不拜除直祕閣知建寧府自以不為群小所容請祠不允上後知二人之姦既逐于外起茂良廣東提刑就知信州即番山之址建學又置番禺南海縣學既成釋奠行鄉飲酒以落之城東舊有廣惠庵中原衣冠沒於南者葬之歲久廢茂良訪故地更建海會浮圖蒐寄暴露者皆掩藏無遺召對崇政殿左丞相陳俊卿欲留之右相虞允文不樂會俊卿亦罷除直顯謨閣江西運判兼知隆興府上以江西連歲大旱知茂良精忠以一路荒政付之茂良戒郡縣免積稅止索逋發廩振

贍以右文殿脩撰再任疫癘大作命醫治療全活數百萬進待制敷文閣賞其救荒之功召對奏潢池弄兵之盜即南畝負耒之民令諸郡[田荒]極多頒詔監司守臣條陳募人從便請耕民有餘粟雖驅之為寇亦不從矣除禮部侍郎上亟用茂良手詔問國朝典故有自從官徑除執政例明日即拜參知政事奏事賜坐上顧葉衡及茂良曰兩參政皆公議所與衡等起謝上從容曰自令諸事毋循私若鄉曲親戚且未須援引朕每存公道設有誤卿等宜力爭君臣之間不可事形迹茂良曰大臣以道事君遇有不可自當啓

沃豈容迹見於外請詔有司判定七司法淮南旱茂良奏取封椿米十四萬委漕帥振濟或謂救荒常平事今遽取封椿米毋乃不可茂良以為淮南只尺敵境民久未復業饑寒所逼萬一嘯聚患害立見寧能計此米乎他日上奨諭曰淮南旱荒民無饑色卿之力也潮州守奏通判不法得旨下帥臣體訪通判茂良鄉人也同列密以省吏付棘寺推鞫欲及茂良奏事退同列留身出獄案進上茂良不知也上厲聲曰參政決無此茂良遜謝不復辯葉衡罷上命茂良以首參行相事慶壽禮行中外覬恩茂良慨然歎曰此

當以身任怨不敢愛身以弊天下若自一命以上覃
轉不知月添給奉與來歲郊恩奏補幾何將何以給
宣諭獎用廉退茂良奏朱熹操行耿介屢召不起宜
蒙録用除祕書郎羣小乘間讒毀未幾手詔付茂良
謂虛名之士恐壞朝廷熹迄不至錢良臣侵盜大軍
錢糧累數十萬茂良奏其事手詔令具析俄召良臣
赴闕駸駸柄用其後茂良之貶良臣與有力焉茂良
之以首參行相事也踰再歲上亦不置相因諭茂良
史官近奏三台星不明蓋實難其選耳淳熙四年正
月召史浩於四明茂良亦覺眷衰因疾力求去上曰

朕以經筵召史浩卿不須疑時曾覿欲以大資祿其孫茂良以文武官各隨本色蔭補格法繳進覿因茂良入堂道間俾直省官賈光祖等當道不避街司叱之曰參政能幾時茂良奏臣固不足道所惜者朝廷大體上諭覿往謝茂良正色曰參知政事者朝廷參知政事也覿慙退上諭茂良先遣人於覿衝替而後施行茂良批旨取賈光祖輩下臨安府撻之手詔宣問施行太遽茂良待罪上使人宣諭委曲令繳進手詔且謂卿去雖得美名置朕何地茂良即奉詔謝廓然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廓然附曾覿者也中書舍

人祢光輔繳奏不書黃遂禱外茂良力求去上諭曰
朕極知卿不敢忘欲保全卿去後議恢復卿當再來
是日除職與郡令內殿奏事乃手疏恢復六事上曰
卿五年不說恢復何故今日及此退朝甚怒曰福建
子不可信如此謝廓然因劾之乃落職放罷尋又論
茂良檀權不公矯傳上旨輒斷貫光祖等罪遂責降
安置英州父子卒于貶所覿與廓然死後茂良家投
匭訟寃遂復通奉大夫周必大獨相進呈復職上曰
茂良本無罪遂復資政殿學士謚莊敏茂良平生不
喜言兵去國之日乃言恢復事或謂覿客令人訹之

云若論恢復必再留茂良信之廓然論茂良亦以此為罪茂良沒數年朱熹從其子得副本讀之則事雖恢復而其意乃極論不可輕舉猶平生素論也深為之歎息云

論曰葛邲在相位雖不久而能守法度進人才其處已也則以不欺為本錢端禮以戚屬為相周葵晚雖不附秦檜而與龔茂良皆主和議若乃魏杞奉使知尊國體施師點之靖重有守蕭燧忠實敢言仕於紹興之間可謂不幸矣

列傳卷第一百四十四

列傳卷第一百四十五　宋史三百八十六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勅修

劉珙　王藺　黃祖舜　王大寶

金安節　王剛中　李彥穎　范成大

劉珙字共父子羽長子也生有奇質從季父子翬學以蔭補承務郎登進士乙科監紹興府都稅務請祠歸杜門力學不急仕進主管西外睦宗院召除諸王宫大小學教授遷禮部郎官秦檜欲追謚其父召禮官會問珙不至檜怒風言者逐之檜死召為大宗正丞遷吏部員外郎置令式

庭中使選集者得自繙閱與吏辨吏無得藏其巧兼權秘
書少監兼權中書舍人金犯邊王師北向詔檄多出其手
詞氣激烈聞者泣下御史杜莘老劾宦者張去為忤旨左
遷珙不草制莘老得不去從幸建康兼直學士院車駕將
還軍務未有所付時張浚留守建康衆望屬之及詔出以
楊存中為江淮宣撫使珙不書錄黃仍論其不可上怒謂
宰相曰劉珙父為浚所知此特為浚地耳命再下宰相召
珙諭旨且曰再繳則累張公珙曰某為國家計豈暇為張
公謀執奏如初存中命乃寢真除中書舍人直學士院田
師中死其家請以沒入王繼先第為賜李珂闞通近習求

為督府掾詔從中下珙皆論罷之出知泉州改衢州湖南旱郴州宜章縣李金為亂朝廷憂之以珙知潭州湖南安撫使入境聲言發郡縣兵討擊而移書制使沈介請以便宜出師曰擅興之罪吾自當之介即遣田寶楊欽以兵至珙知其暑行疲怠發夫數程外迎之代其負任至則犒賜過望軍士感奮珙知欽可用檄諸軍皆受節制下令募賊徒相捕斬詣吏者除罪受賞欽與寶連戰破賊追至莽山賊黨曹彥黄珙執李金以降支黨鼠匿者尚衆珙諭欽等却兵聽其自降賊相率納兵給據歸田里第上諸將功狀有差上賜璽書曰近世書生但務清談經綸實才蓋未之

見朕以是每有東晉之憂今卿旣誅群盜而功狀詳實諸將優劣破賊先後歷歷可觀宜益勉副朕意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言於上曰世儒多病漢高帝不悅學輕儒生臣以為高帝所不悅特腐儒俗學耳使當時有以二帝三王之學告之知其必敬信功烈不止此因陳聖王之學所以明理正心為萬事之綱上亟稱善拜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辭不獲因進言曰汪應辰陳良翰張栻學行才能皆臣所不逮而栻窮探聖微曉暢軍務曩幸破賊栻謀為多願亟召用上可其奏兼參知政事奏除福建鈔鹽歲額二萬萬罷江西和糴及廣西折米塩錢及蠲諸路累年逋

負金錢穀帛巨億計上嘗以久旱齋居禱雨一夕而應珙進言曰陛下誠心感格其應如響天人相與之際眞不容髮隱微纖芥之失其應豈不亦猶是乎臣願益謹其獨上竦然稱善龍大淵曾覿既被逐未幾大淵死上憐覿欲還之珙言二人之去天下方仰威斷此曹奴隸耳厚賜之可也若引以自近使與聞機事進退人才非所以光德業振紀綱命遂止殿前指揮使王琪被旨按視兩淮城壁還密薦和州教授劉甄夫上諭執政召之珙請曰此人名位微何自知之上以琪告珙退坐堂上追琪至詰其故授牘使對琪恐請後不敢乃叱使責戒勵狀而去會揚州奏琪檄

郡增築新城珙遂奏罷琪語在陳俊卿傳珙時爭之尤力
殿中皆驚以故獨罷為端明殿學士奉外祠陳俊卿言珙
正直有才肯任怨臣所不及願留之詔改知隆興府江西
安撫使入辭猶以六事為獻上曰卿雖去國不忘忠言材
美非他人所及行召卿矣至鎮首蠲稅務新額及罷苗會
大斛屬邑奉新有復出租稅窮民不能輸相率逃去反失
正稅并奏除之除資政殿學士知荊南府湖北安撫使以
繼母憂去起復同知樞密院事荊襄安撫使珙六上奏懇
辭引經據禮詞甚切最後言曰三年通喪三代未之有改
漢儒乃有金革無避之說已為先王罪人今邊陲幸無犬

吠之驚臣乃欲昌金革之名以私利禄之實不亦又為漢
儒之罪人乎服闋再除知潭州湖南安撫使過闕入見極
論時事言甚切至上再三加勞進資政殿大學士以行安
南貢象所過發夫除道毀屋廬數十州騷然珙奏曰象之
用於郊祀不見於經驅而遠之則有若周公之典且使吾
中國之疲民困於遠夷之野獸豈仁聖之所為哉湖北茶
盜數千人入境疆吏以告珙曰此非必死之寇緩之則散
而求生急之則聚而致死揭榜諭以自新聲言兵且至令
屬州縣具數千人食盜果散去其存者無幾珙乃遣兵戒
曰來毋亟戰去毋窮追不去者擊之耳盜意益緩於是一

戰敗之盡擒以歸誅首惡數十餘隸軍籍淳熙二年移知建康府江東安撫使行宮留守會水且旱首奏蠲夏稅錢六十萬緡秋苗米十六萬六千斛禁止上流稅米遏糴得商人米三百萬斛貸諸司錢合三萬遣官糴米上江得十四萬九千斛籍主客戶高下給米有差又運米村落置場平價振糶貸者不敢償起是年九月盡明年四月闔境數十萬人無一人捐瘠流徙者進觀文殿學士蜀疾請致仕孝宗遣中使以醫來疾革草遺奏言恭顯伾文近習用事之戒今以腹心耳目寄之此曹朝綱以紊士氣以索民心以離咎皆在此陳俊卿忠良確實可以任重致遠張栻學

問醇正可以拾遺補闕願亟召用之既又手書訣栻與朱熹甚言皆以未能爲國報雪讐耻爲恨薨年五十七贈光祿大夫謚忠肅珙精明果斷居家孝喪繼母卓氏年已逾五十盡哀致毁内外功緦之戚必素服以終月數喜受盡言事有小失下吏言之立改臨數鎮民愛之若父母聞訃有罷市巷哭相與祠之者

王藺字謙仲廬江人乾道五年擢進士第爲信州上饒簿鄂州教授四川宣撫司幹辦公事除武學諭孝宗幸學藺迎法駕立道周上目而異之命小黃門問知姓名由是簡記遷樞密院編脩官輪對奏五事讀未竟上喜見顔色明

日諭輔臣曰王藺敢言宜加奬擢除宗正丞尋出守舒州陛辭奏疏數條皆極言時事之未得其正者上曰卿議論峭直尋出手詔王藺鯁直敢言除監察御史一日上袖出幅紙賜之曰比覽陸贄奏議所陳深切今日之政恐有如德宗之弊者可思朕之闕失條陳來上藺即對曰德宗之失在於自用逐非起天下士退即上疏陳德宗之弊并及時政闕失上嘉納之遷起居舍人言朝廷除授失當臺諫不悉舉職給舍始發繳駁內官醫官樂官賜予之多遷轉之易可不思警懼而正之乎上竦然曰非卿言朕皆不聞磊磊落落惟卿一人除禮部侍郎兼吏部嘗因手詔謀選

監司欲得剛正如卿者可舉數人即奏舉潘時鄭橋林大中等八人乞擢用會以母憂去服除召還為禮部尚書進參知政事光宗即位遷知樞密院事兼參政拜樞密使光宗精厲初政藺亦不存形迹除目或自中出未愜人心者輙留之納諸御坐或議建皇后家廟力爭以為不可因應詔上疏願陛下先定聖志條列八事疏入不報中丞何澹論之以罷去起帥閩易鎮蜀皆不就後領祠帥江陵寧宗即位改帥湖南臺臣論罷歸里奉祠七年薨藺盡言無隱然嫉惡太甚同列多忌之竟以不合去有奏議傳于世

黄祖舜福州福清人登進士第累任至軍器監丞入對言

縣令付銓曹專用資格曷若委郡守汰其尤無良者上然
之權守尚書屯田員外郎徙吏部員外郎出通判泉州將
行言抱道懷德之士不應書干祿老於韋布乞自科舉後
有學行脩明孝友純篤者縣薦之州州延之庠序以表率
多士其卓行尤異者州以名聞是亦鄉舉里選之意下其
奏禮部遂留為倉部郎中遷右司郎中權刑部侍郎兼詳
定敕令司兼侍講進論語講義上命金安節校勘安節言
其書詞義明粹乃令國子監板行薦李寶勇足以冠軍智
足以料敵詔以寶為帶御器械兼權給事中張浚覺其家
奏留使臣五十餘人理資任祖舜言武臣守闕者數年今

素食無代坐進崇秩昜以勸功乞爲之限制遂詔勳臣家
兵校留五之一戶部奏以官田授汰去使臣祖舜言使臣
汰者一千六百餘人臨安官田僅爲畝一千一百計其請
而給田則不過數十人事不行保義郎梁舜弼漢弼邦彥
養孫也並閤門祗候祖舜言閤門不可以恩澤補遷知池
州劉堯仁升右文殿修撰知新州韓彥直升秘閣修撰祖
舜言脩撰本以待文學不可倖得故資政殿學士楊愿家
乞遺表恩祖舜言愿陰濟秦檜中傷善類皆寢其命秦熺
卒贈太傅祖舜言熺預其父檜謀議今不宜贈帝傳之秩
追奪之遷同知樞密院事金主亮犯淮劉汜敗王權走上

将誅權以厲其餘祖舜言權罪當誅汜不容貸劉錡有大功聞其病已殆權汜誅錡必媿忿以死是國家一敗兵而殺三將得無快於敵乎上嘉納薨于官謚莊定

王大寶字元龜其先繇温陵徙潮州政和間貢辟廱建炎初廷試第二授南雄州教授以禄不逮養移病而歸閲數年差監登聞鼓院主管台州崇道觀復累年趙鼎謫潮大寶日從講論語鼎歎曰吾居此平時所薦無一至者君獨肯從吾游過人遠矣知連州張浚亦謫居命其子栻與講學時趙張客貶斥無虚日人為累息大寶獨泰然浚奉不時得大寶以經制錢給之浚曰如累君何大寶不為變代

還言連英循惠新恩六州居民纔數百非懋遷之地月輸
免行錢宜蠲減高宗謂大臣曰守臣上殿令陳民事遂得
知田里疾苦所陳五六得一可行其利亦不細矣乃命廣
西諸司具減數聞知袁州進詩書易解上謂執政曰大實
留意經術其書甚可采可與內除執政擬國子司業上喜
曰適合朕意時經筵闕官遂除國子司業兼崇政殿說書
奏江南諸州有月樁錢無定名數吏緣為姦刻剝民又有
折帛錢方南渡兵興物價翔貴令下戶折納務以優之今
市帛匹四千而令輸六千盡委監司覈月樁為定制減折
帛惠小民詔戶部詳其奏直敷文閣知溫州提點福建刑

獄道臨漳有峻嶺曰蔡岡荻薄蔽翳山石犖确盜乘間剽刼大寶以囊金三十萬募民扶藪甃道十餘里行者便之提點廣東刑獄孝宗即位除禮部侍郎大寶言古致治之君先明國是而行之以果斷自軍興以來曰征曰和浮議靡定太上傳丕基於陛下四方日徯恢復國論未定衆志未孚願陛下果斷則無不濟擢右諫議大夫首論宋倬沈該之罪皆行其言汪澈督師荆襄大寶劾其不能節制坐視方城之敗疏再上澈落職謫台州大寶嘗論及移蹕上曰吾欲亟行大寶奏今日之勢殆未可願少寬歲月張浚復起為都督大寶力贊其議符離失律群言洶洶大寶言

危艱之際非果斷持重何以息橫議未幾湯思退議罷督府力請講和大寶奏謂今國事莫大於恢復莫讐於金敵莫難於攻守莫審於用人宰相以財計之軍儲虛待離師潰名額不除意在覈軍籍減月給臣恐不惟邊鄙之憂而患起蕭墻矣章三上除兵部侍郎胡銓為起居郎奏曰近日王十朋王大寶相繼引去非國之福上曰十朋力自引去朕留之不能得大寶論湯思退太早今為兵部侍郎豈容復聽其去未幾以敷文閣直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他日銓奏事上復諭之曰大寶留之經筵亦固求去勢不兩立銓奏自古臺諫論宰相多矣若謂勢不兩立則論宰相

者皆當去大寶尋請致仕督府既罷撤邊防棄四州金復
犯邊詔思退都督軍馬辭不行上震怒竄思退中外以大
寶前言不用為恨乾道元年落致仕召為禮部尚書入對
言理財之道當務本抑末右正言程叔達奏大寶亡復免
行錢并是以舊職提舉太平興國宮中書舍人閻安中欲
留其行叔達併劾之詔大寶致仕尋卒年七十七
金安節字彥亨歙州休寧人資穎悟日記千言博洽經史
尤精於易宣和六年繇太學擢進士第調洪州新建縣主
薄紹興初范宗尹引為删定官入對言司馬光以財用乏
請用宰相領總計使宜以為法除司農丞又遷殿中侍御

史韓世忠子彥直直秘閣安節言崇觀以來因父兄秉政
而得貼職近制皆在討論今彥直復因父任而授是自廢
法也不報任申先除待制致仕安節劾其忿戾乞追奪秦
檜兄梓知台州安節劾其附麗梁師成梓遂罷檜銜之未
幾丁母憂去遂不出檜死起知嚴州除浙西提刑入為大
理卿首言治民之道先德後刑今守令處不及遠簿書期
會賦稅輸納窮日力辦之而無卓然以教化為務者願申
飭守令俾無專事法律苟可以賛教化必力行之時獲偽
造鹽引者大臣欲置之死安節力爭以為事已十餘年且
自首無死法因得減等兩浙漕屬王悅道鞫仁和令楊績

獄不實事下大理安節弁逮悅道悅道幸醫王繼先子也
憂因人求免安節不從遷宗正少卿爲金使施宜生賀正
安節館伴屬顯仁皇后喪服黑帶宜生曰使人以賀禮來
迓使安得服黑帶安節辭難再四宜生盛服遷禮部侍郎
明年再充送伴使至楚州副使耶律翼奪巡檢王松馬不
得鞭笞之安節遣人責翼詞色俱厲朝廷恐生事坐削兩
秩葉義問使金金主因言前日奪馬事曲在翼已笞二百
回日可詳奏乃復元官遷禮部侍郎將祠明堂時已聞欽
宗升遐安節言宮廟行禮皆當以大臣攝事從之遷侍講
給事中殿院杜莘老論張去爲補外安節言不可因內侍

而去言官上遂留莘老金主亮犯淮從幸建康亮死安節陳進取招納備守三策而以備守為進取招納之本上將還臨安命楊存中宣撫江淮荊襄安節言存中須以權太盛人言籍籍方解軍政復授茲職非所以全之又言方今正當大明賞罰乃首用劉寶王權刻剝庸懦之人何以激勸將士上皆納之楊存中議省江淮州縣安節言廬之合肥和之濡須皆昔人控扼孔道魏明帝云先帝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固祈山賊來輒破於三城之下孫權築濡須塢魏軍累攻不克守將如甘寧等常以寡制衆蓋形勢之地攻守百倍豈有昔人得之成功今日有之而反棄之耶

且濡須巢湖之水上接店步下接江口可通漕舟乞擇將經理存中議遂格孝宗嗣位給廷臣筆札陳當世事安節請嚴內降之科凡內侍省御藥院內東門司冗費一切罷去堂除省歸吏部長官聽辟僚屬以清中書之務文武蔭補各有定制毋令易文資臣僚致仕遺表恩澤不宜奏異姓使得高貲為市上嘗對大臣稱其誠實一日因奏事面勞之曰近不見繳駁有所見但繳駁朕無不聽龍大淵曾覿以潛邸舊恩大淵除樞密都承旨覿帶御器械諫議大夫劉度仍累疏論之隆興改元大淵覿並除知閤門事宰相知安節必以為言使人諷之曰若書行即坐政府矣安

節拒不納封還錄黃時臺諫相繼論列奏入不出上意未回安節與給事中周必大奏陛下即位臺諫有所彈劾雖兩府大將欲罷則罷欲貶則貶獨於二臣乃爲遷就諱避臣等若奉明詔則臣等負中外之謗大臣若不開陳則大臣負中外之責陛下若不俯從則中外紛紛未止也上怒安節即自劾乞竄上意解命遂寢潛邸舊人李珂擢編脩官安節又奏罷之上諭之曰朕知卿孤立無黨張浚聞之語人曰金給事真金石人也拜兵部侍郎金將僕散忠義遺三省樞密院書論和議乃畫定四事詔群臣議安節謂世稱姪國國號不加大字及用再拜二字皆不可從海泗

唐鄧為淮襄屛蔽不可與必不得已寧少增歲幣欽宗梓
宫當迎奉陵寢地必不肯歸我宜每因遣使恭謁但講好
之後當益選將厲兵以為後圖已而請祠得請中書舍人
胡銓繳奏謂安節太上之舊人而陛下之老成也漢張蒼
唐張柬之國朝富弼文彦博皆年八旬尚不聽其去安節
膂力未衰有憂國心豈宜從其引去上遂留之踰年權吏
部尚書兼侍讀自是力請謝事詔以敷文閣學士致仕陛
辭上曰卿且暫歸旦夕召卿矣去之日縉紳相與嘆羡以
為中興以來全名高節鮮有其比乾道六年卒年七十七
遺表聞贈通奉大夫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少保安節至孝

居喪有禮與兄相友愛田業悉推與之又以恩奏其孫子僴初筮仕未嘗求薦於人及貴有舉薦不令人知其除司農丞或語之曰公是命張侍郎致遠為中司時所薦盍往謝之安節曰彼為朝廷薦人豈私我耶竟不往薦晁公武龔茂良可臺諫皆稱職二人弗知也與秦檜忤不出者十八年及再起論事終不丕人以此服之有文集三十卷奏議表疏周易解

王剛中字時亨饒州樂平人剛中博覽強記紹興十五年進士第二人任某州推官改左宣義郎故事當召試秦檜怒其不詣己授洪州教授檜死召見擢祕書省校書郎遷

著作佐郎孝宗為晉安郡王府教授每侍講極
陳古今治亂之故君子小人忠佞之辨遷中書舍人言禦
敵今日先務敵強則犯邊弱則請盟今勿計敵人之強弱
必先自治擇將帥蒐戰士實邊儲備器械國勢富強將良
士勇請盟則為漢文帝犯邊則為唐太宗上韙其言會西
蜀謀帥上曰無以逾王剛中矣以龍圖閣待制知成都府
置制四川御便殿臨遣錫金帶象笏進敷文閣直學士時
吳璘累官閫至大帥其下姚仲王彥等亦建節雄一方守
帥以文治則玩於柔而號令不行以武競則窒於暴而下
情不通惟剛中檢身以法示人以禮不立崖塹馭吏恩威

並行羽檄紛沓從容裁決皆中機會敵騎度大散關人情洶洶剛中跨一馬夜馳二百里起吴璘於帳中責之曰大將與國義同休戚臨敵安得高枕而卧璘大驚又以蠟書抵張正彥濟師西師大集金兵敗走方議奏捷剛中倍道馳還謂其屬李壽曰將帥之功吾何有焉壽喈曰身督戰而功成不居過人遠矣已乃差擇將士衆所推者上之朝備統帥選又疏蜀名勝士與募府之賢備部使者州刺史之佐目使順指内外響應諸汰遣使臣困絶不能自存剛中以為冒刃於少壯之年不可斥棄於既老之後悉召詣府有善射者復其禄秩以禁軍闕額糧給之其罷癃不堪

事則給以義倉米成都萬歲池廣袤十里溉三鄉田歲久淤澱剛中集三鄉夫共疏之累土為防上植榆柳表以石柱州人指曰王公之甘棠也府學禮殿東漢興平中建後又建新學遭時多故日就傾圮屬九縣繕完悉復其舊葺諸葛武侯祠張文定公廟夷黃巢墓表賢癉惡以示民有女巫畜蛇為妖殺蛇黥之孝宗受禪以宮僚進左朝奉大夫召赴闕以足疾請祠提舉太平興國宮歸次番陽營圃植竹號竹塢金犯淮有旨趣剛中入見陳戰守之策除禮部尚書直學士院兼給事中為鹵簿使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進同知院事剛中曰戰守者實事和議者虛

名不可恃虛名害實事又奏四事開屯田省浮費選將帥汰冗兵居政府屬疾卒年六十三贈資政殿大學士光祿大夫謚恭簡建炎間詔階成岷鳳四州刺壯丁為兵衆以為憂剛中建言五害罷之免符下民歡呼聲震山谷比去蜀父老遮道有追送數百里者繇布衣至公卿無他嗜好公退惟讀書著文為樂有易說春秋通義仙源聖紀經史辨漢唐史要覽天人修應錄東溪集應齋筆錄凡百餘卷

李彥穎字秀叔湖州德清人少端重強記覽金犯浙西父挾家人逃避彥穎方十歲追不及敵已迫其後能趨支徑

亂流獲濟紹興十八年擢進士第主餘杭簿守曹泳豪縱
酒家業為官監利其貲具彥頴爭之泳怒戒吏煅煉不得
毫髮罪調建徳丞改秩時宰知其才將處之學官或勸使
一見彥頴耻自獻調富陽丞御史周操薦為御史臺主簿
金敗盟張浚督師進討上方向浚執政堅主和陳良翰周
操不以為然右正言尹穡陰符執政薦引同己者轉言和
於上前上感之罷督府良翰操相繼黜而穡進殿中遷諫
議大夫一日穡以和戰守扣彥頴彥頴曰入所見固不同
公既以和議為是曷不明陳於上前以身任之事成功歸
於公不成奉身而退若欲享其利而不及其害國事將誰

倚檣大怒曰自爲諫官前後百餘奏曷嘗及一和字而臺簿有是言自是銜彥穎陰排之改國子博士權吏部郎中以父喪去免喪復爲吏部兼皇子恭王府直講權右史兼兵部侍郎經筵張栻講葛覃言先王正家之道因及時事語激切上意不懌彥穎曰人臣事君豈不能阿諛取容栻所以敢直言正爲聖明在上得盡愛君之誠耳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上意遽解曰使臣下皆若此人主應無過立皇太子兼左諭德首論建置宮僚以爲詹事於東宮内外無所不當省事須白詹事而後行司馬光論皇太子講讀官有奏䟽録以進上大喜行之皇太子尹臨安兼

判官兼中書舍人張說再登樞筦彥頴論說無寸長去年驟躋宥府物議沸騰今此命復出中外駭然臣恐六軍解體人心不服未幾權禮部侍郎兼侍講因言士習委靡不然則矯激宜擇篤實鯁亮者用之升詹事見上言皇太子尹臨安已久雖欲更嘗民事然非便宜一意講學他日以言於上者告太子趣草奏辭尹事三辭乃免兼吏部侍郎權尚書兼侍讀月食淫雨言甲申歲以淫雨求言今十年矣中間非無水旱而不聞求言之詔豈以言多沾激厭之耶比欺蔽成風侍從臺諫猶慎嘿況其他乎陰沴之興未必不由此時廷臣多以中批斥去彥頴又言臣下有過宜顯

遂之使中外知獲罪之由以爲戒今譖毀潛行斥命中出在廷莫測其故將恐陰邪得伸善類喪氣非盛世事也除吏部尚書接送金賀正使還言兩淮兵備城築及裁減接送浮費甚悉上嘉納焉十二月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二年閏九月參知政事金使至上遣王抃諭金使稍變受書舊禮議久不決彥穎曰須於國體無損而事可濟乃善若如去年張子顏之行不但無益時左司諫湯邦彥新進冀倖集事自許立節彥穎言邦彥輕脫必誤國他日對便殿上復語及之彥穎欲進說上色動宰相亟引退遂以邦彥爲申議國信使且命福建造海船起兩淮民兵

赴合肥訓練幷詔諸軍飭戎備中外騷然彥穎復言兩淮
州縣去合肥遠者千餘里近亦二三百里令民戶三丁起
其二限三月而罷事未集民先失業矣上作色曰卿欲盡
撤邊備耶彥穎曰今不得已令三百里內家起一丁詣合
肥三百里外就州縣訓習日增給錢米限一月罷庶不大
擾翌日復執奏從之洎邦彥辱命而還彥穎論其罪貶新
州彥穎在東府三歲實攝相事內降繳回甚多內侍白劄
籍名造器械幷犒師降旨發左藏封樁諸庫錢動億萬計
彥穎疏歲中經費以進因言虞允文建此庫以備邊故曰
封樁陛下方有意恢復苟用之不節徒啓他日妄費失封

椿初意上矍然曰卿言是朕失之矣自是絶不支墜馬在告力求去以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勤約有惠政提舉洞霄宮復參知政事病羸艱拜起力辭上曰老者不以筋力爲禮孟享禮繁特免卿諫官論其子歐人至死奉祠鐫秩起知婺州禁民屠牛捐屬縣稅十三萬三千緡復知紹興府進資政殿大學士再奉祠進觀文殿學士紹熙元年致仕家居凡十載自奉澹約食纔米數合室無姬媵蕭然永日與州縣了不相聞薨年八十一贈少保謚忠文子沐慶元中與一時臺諫排趙汝愚善類一空公論醜之

范成大字致能吳郡人紹興二十四年擢進士第授戶曹

監和劑局隆興元年遷正字累遷著作佐郎除吏部郎官言者論其超躐罷奉祠起知處州陛對論力之所及者三曰日力曰國力曰天力今盡以虛文耗之上嘉納處民以爭役囂訟成大爲刱義役隨家貧富輸金買田助當役者甲乙輪第至二十年民便之其後入奏言及此詔頒其法於諸路處多山田梁天監中詹南二司馬作通濟堰在松陽遂昌之間激溪水四十里溉田二十萬畝堰歲久壞成大訪故迹疊石築防置堤閘四十九所立水則上中下溉灌有序民食其利除禮部員外郎兼崇政殿說書乾道令以絹計贓估價輕而論罪重成大奏承平時絹匹不及千

錢而估價過倍紹興初年遞增五分為錢三千足今絹實貴當倍時直上驚曰是陷民深文遂增為四千而刑輕矣隆興再講和失定受書之禮上嘗悔之遷成大起居郎假資政殿大學士充金祈請國信使國書專求陵寢蓋泛使也上面諭受書事成大乞併載書中不從金迓使者慕成大名至求巾幘効之至燕山密草奏具言受書式懷之入初進國書詞氣慷慨金君臣方傾聽成大忽奏曰兩朝既為叔姪而受書禮未稱臣有䟽搢笏出之金主大駭曰此豈獻書處耶左右以笏標起之成大屹不動必欲書達既而歸館所金主遣伴使宣旨取奏成大之未起也金庭紛

然太子欲殺成大越王止之竟得全節而歸除中書舍人初上書崔寔政論賜輔臣成大奏曰御書政論意在飭綱紀振積敝而近日大理議刑遞加一等此非以嚴致平乃酷也上稱爲知言張說除簽書樞密院事成大當制留詞頭七日不下又上疏言之說命竟寢知靜江府廣西窘匱專藉鹽利漕臣盡取之於是屬邑有增價抑配之敝詔復行鈔鹽漕司拘鈔錢均給所部而錢不時至成大入境曰利害有大於此乎奏疏謂能裁抑漕司強取之數以寬郡縣則科抑可禁上從之數年廣州鹽商上書乞復令客販宰相可其說成大出銀錢助之人多以爲非下有司議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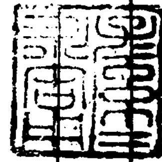
不易成大說舊法馬以四尺三寸為限詔加至四寸以上成大謂互市四十年不宜驟改除敷文閣待制四川制置使疏言吐蕃青羌兩犯黎州而奴兒結蕃列等尤桀黠輕視中國臣當教閱將兵外修堡砦仍講明教閱團結之法使人自為戰三者非財不可上賜度牒錢四十萬緡成大謂西南諸邊黎為要地增戰兵五千奏置都監路分吐蕃入寇之路十有八悉築柵分戍奴兒結擾安靜砦發飛山軍千人赴之料其三日必遁已而果然白水砦將王文才私娶蠻女常導之寇邊成大重賞檄群蠻使相疑貳俄禽文才以獻即斬之蜀北邊舊有義士三萬本民兵也監司

郡守雜役之都統司又俾與大軍更戍戍大力言其不可詔遵舊法蜀知名士孫松壽年六十餘樊漢廣甫五十九皆掛冠不仕表其節詔召之皆不起蜀士由是歸心凡人才可用者悉致幕下用所長不拘小節其傑然者露章薦之往往顯于朝位至二府召對除權吏部尚書拜參知政事兩月為言者所論奉祠起知明州奏罷海物之獻除端明殿學士尋帥金陵會歲旱奏移軍儲米二十萬振飢民蠲租米五萬水賊徐五竊發號靜江大將軍捕而戮之以病請閑進資政殿學士再領洞霄宮紹興三年加大學士四年薨成大素有文名尤工於詩上嘗命陳俊卿擇文

士掌內制後卿以成大及張震對自號石湖有石湖集攬
轡錄桂海虞衡集行于世
論曰劉珙忠義世家迨屬纊以未雪讎耻為深恨王藺犯
顏忠諫剛腸嫉惡方趙鼎張浚非罪遠謫朋交絕踪大寶
獨從之游逮斥權姦了無顧忌安節距秦檜排淵覿堅如
金石孤立無黨死生禍福曾不一動其心當金兵犯大散
關剛中單騎星馳夜起吳璘一戰却敵成大致書北庭幾
於見殺卒不辱命俱有古大臣風烈孔子所謂歲寒然後
知松柏之後凋者歟若祖舜奪楊愿恩數秦熺秩誅檜
惡於既死彥穎論事激烈披露忠藎直氣亦可尚已



列傳卷第一百四十五



列傳卷第一百四十六　宋史三百八十七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録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脱脱等奉

勅修

黄洽　汪應辰　王十朋

吳芾　陳良翰　杜莘老

黄洽字德潤福州侯官人隆興元年以太學生試春官第二詔循故事未臨軒賜第二人及第授紹興府觀察判官秩滿就銓選不用前名例謁廟堂宰相陳俊卿白于上改宣義郎除國子博士適有旨職事官無待次改差浙東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繼爲太學

國子博士樞密院編脩官通判福州奉祠召爲太常
丞請外孝宗方屬精求治曰黃治厚德方任以事不
許當對奏三事備事莫若儲才士卒當練其心軍政
必預爲謀上矍然治徐奏願戒飭州郡毋煩擾以致
寇毋輕易以玩寇寇擾而後定傷根本多矣遷祕書
郎遷著作郎上諭詞臣祕閣儲英俊爲異時公卿用
行黃治詞可及之除右正言首奏諫臣非具員職在
諫諍朝政有闕所當盡言上亦以爲端士許其盡言
無隱除侍御史會水旱頻仍因祠祭上言此事全在
一念陛下夙興默想專精在民身雖法宮心則壇壝

洋洋左右理非漠然游歲荒歉之由必有未盡契神示之心者一日特詔諸路奉行荒政不虔差官按視安集洽亟奏使者一出官吏必須知畏其常平一司所職何事淮浙江東見有使以五使分五路尚慮不周知今遣一人兼二三路不過閱圖帳戶口多寡地里遠邇安能遍歷乎若專責常平名正而職舉事分而察精又奏藝祖懲藩鎮偏重之失不散兵民之權聚於一夫之手令使主兵官兼郡寄是合兵民權爲一且屬邊徼偏重尤甚上皆嘉納治所論列未嘗擿摭細故他慝以累其終身除右諫議大夫上方銳志

肆武洽因風諫言順之大象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言語飲食猶謹節之況其他乎凡筋力喘息之間一
有過差皆非所以養其身也上曰卿言無非仁義忠
孝可爲萬世臣子之法朕常念之洽在經筵言宰相
代天理物要在爲國得人人主之命相任則勿疑宰
相重則朝廷尊朝廷尊則廟社安宰相掄才任職當
盡公心君子進則庶職舉庶職舉則天下治上首肯
再三乃曰卿如良金美玉渾厚無瑕天其以卿爲朕
弼耶除御史中丞奏薦舉請託必競於宰執臺諫之
門若宰執臺諫不爲人覔舉使士大夫咸自率厲以

公道得之豈不甚善或果知其人露章以薦亦何不可潭州奏彊盜罪不至死應配者坐加役流有旨具議洽曰彊盜異他盜以其故爲也若止髡役三年之後圈檻一弛豨突四出善良受害可勝數耶況役時必去防閑之具走逸結合患尤甚焉上深然之除參知政事上曰卿每告朕用人令卿居用人之地不可不勉上因商榷除目洽罄竭無所顧避上大喜曰五十年無此差除除知樞密院事洽累章求去許之除資政殿大學士知隆興府光宗受禪特詔言事洽奏用人爲萬世不易之論臣前以此納忠壽皇今復告

于陛下屢乞歸田尋畀提舉洞霄宮方未得請也人
勸之治第洽曰吾書生蒙拔擢至此未有以報國而
先營私乎使吾一旦罪去猶有先人敝廬可芘風雨
夫復何憂慶元二年致仕洽常言居家不欺親仕不
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神何用求福報
哉六年七月薨年七十九贈金紫光祿大夫洽質直
端重有大臣體兩朝推為名臣有文集奏議八十五
卷

汪應辰字聖錫信州玉山人幼凝重異常童五歲知
讀書屬對應聲語驚人多識奇字家貧無膏油每拾

薪蘇以繼晷從人借書一經目不忘十歲能詩游鄉
校郡博士戲之曰韓愈十三而能文今子奚若應辰
答曰仲尼三千而論道惟公其然未冠首貢鄉舉試
禮部居高選時趙鼎爲相延之館塾竒之紹興五年
進士第一人年甫十八御策以吏道民力兵勢爲問
應辰答以爲治之要以至誠爲本在人主反求而已
上覽其對意其爲老成之士及唱第乃年少子引見
者掖而前上甚異之鼎出班特謝舊進士第一人賜
以御詩及是特書中庸篇以賜初名洋與姓字若有
語病特改賜應辰上欲即除館職趙鼎言且令歷外

字四百一十个

任養成其材乃授鎮東軍簽判故事殿試第一人無待次者至是取一年半闕以歸舍人胡寅行詞曰屬者延見多士問以治道爾年未及冠而能推明帝王躬行之本無曲學阿世之態應辰少受知於喻樗既擢第知張九成賢問之於樗往從之游所學益進初任趙鼎爲帥幕府事悉諮焉歲小旱命應辰禱雨名山即應越人語之曰此相公雨鼎曰不然乃狀元雨也召爲祕書省正字時秦檜力主和議王倫使還金人欲以河南地歸我應辰上疏謂和議不諧非所患和議諧矣而因循無備之可畏異議不息非所患異

議息矣而上下相蒙之可畏金雖通和疆埸之上宜各戒嚴以備他盜今方且肆赦中外褒寵將帥以為休兵息民自此而始縱忘積年之恥獨不思異時意外之患乎此因循無備之所以可畏也方朝廷力排群議之初大則竄逐小則罷黜至有一言迎合則不次擢用是以小人窺見間隙輕躁者阿諛以希寵畏懦者循默以備位而忠臣正士乃無以自立於群小之間此上下相蒙之所以可畏也臣願勿以和好之可無虞而思患預防常若敵人之至疏奏秦檜大不悅出通判建州遂請祠以歸寓居常山之永年院逢

蒿滿逕一室蕭然饘粥不繼人不堪其憂處之裕如也益以脩身講學爲事自是凡三主管崇道觀在隱約時胸中浩然之氣凛然不可屈張九成謫邵州交游皆絕應辰時通問及其喪父言者猶攻之而應辰不遠千里往弔人皆危之通判袁州凡所予奪人無異詞始至或以其書生易之已乃知吏師所不能及丞相趙鼎死朱崖扶喪過郡應辰爲文祭之曰惟公兩登上宰皆直艱危之時一斥南荒遂爲死生之別事已定於蓋棺恩特容於歸骨吏付之火其子借三兵以歸道出衢州章傑爲守希檜意指應辰爲阿附

爲死黨符移訊鞫徧搜行槖求祭文不可得時胡寅
遺檜書謂此事不足竟事乃寢通判靜江府踰期不
得代乃㳂檄歸省其母繼差通判廣州時檜所深忌
者趙鼎張浚鼎既死而浚獨存未快其意江西運判
張常先箋注前帥張宗元與浚詩言于朝其詞連逮
者數十家將誣以不軌而盡去之獄既具檜死應辰
幸而免明年召爲吏部郎官遷右司母老乞外丞相
苦留之曰方進用未應爾應辰曰親老矣不可緩乃
出知婺州郡積欠上供十三萬緡朝廷命憲漕究治
應辰謂急則擾民乃與諸邑蠲宿逋去苛歛定期會

室滲漏悉爲補發尋丁內艱去廬于墓側服闋除禮
書以監遷權吏部尚書李顯忠冒具安豐軍功賞五
千餘人應辰奏駁之權戶部侍郎兼侍講應辰獨貟
當劇務節冗費常奏班直轉官三日而堂吏增給食
錢萬餘繕工匠洗澤器皿僅給百餘千而堂吏食錢
六百千塑顯仁神御半年功未及半而堂吏食錢巳
支三萬銀絹六百匹兩他皆類此上驚其費冗命吏
部裁之金渝盟詔求足食足兵之策應辰奏曰陸贄
有云將非其人兵雖多不足恃操失其柄將雖才不
爲用臣之所憂不在兵之不足在乎軍政之不脩自

講和以來将士驕惰兵不閲習敵未至則望風逃遁敵既退則謾列戰功不惟佚罰且或受賞方時無事詔令有所不行一旦有急誰能聽命以赴國家之難望發英斷賞善罰惡使人人洗心易慮以聽上命然後號令必行矣三十二年建儲以孝宗名與唐盧江王晉楚王同詔改爲瑋應辰以爲與唐昭宗同白左相陳康伯遂改今名集議秀王封爵應辰定其称曰太子本生之親議入内降曰皇太子所生父可封秀王暨内禪擬於傳位日降赦應辰言唐太宗受禪於高祖明年正月始改元乃從其説又議改元重熈應

辰謂契丹嘗以紀年遂改隆興一朝大典禮多應辰所定議太上尊號李燾陳康伯密議以光堯壽聖爲稱及集議或謂尊號始自開元罷於元豐今不當復況太上視天下如棄敝屣豈復顧此應辰主之尤力或又言主上奉親烏得援元豐自却爲比於是議狀書者半不書者半明日應辰復與金安節等十二人各陳所見大槩謂光堯近乎神堯壽聖乃英宗誕節嘗以名寺御史周必大亦以爲問應辰答以堯豈可光是語有聞之德壽者高宗因上過宮云汪應辰素不樂吾於是有詔尊號之議已嘗奏知不容但已安

節等遂奉詔應辰連乞補外遂知福州未幾升敷文閣待制舉朱熹自代在鎮二年會朝廷謀蜀帥乃以敷文閣直學士爲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陛辭特降詔撫諭入境以書與宣撫使吳璘令以撫諭詔申嚴號令既至免利路民餉運徙沿邊戍兵就糧內郡縱保勝義士復業存左藏所解白契二百萬以備不虞悉奏行之有謂蜀中綱馬驛程由梁洋金房山路峻險宜浮江而下詔吳璘措置執政大將皆主其說應辰與夔帥王十朋力言其不便遂得中止二税勘合每貫取二十錢乾道詔旨嘗減三之一有欲增之者

應辰與兩漕臣列奏言勘合不以斂計而以貫石匹兩計是陽爲減而陰實增之也以成都一路計之歲入三十萬今以所增爲六十萬計以四路不知幾倍雖非興利者所便而民受其賜多矣璘時駐蜀口武興精兵爲天下冠既老且病應辰密奏以關陝大將係國安危所當預圖於是執政傳旨若璘不起令制司暫領其任暨璘死應辰遂攝宣撫之職蜀道晏然虞允文尋以知樞密院事宣撫四川應辰援張浚例乞罷制司不許總所牒委官覈四川匿契稅應辰奏其不便者四曰妨農廢業曰縱吏擾民曰違法害教

曰長姦起訟比戶部已令人自首州縣收併已不少其未盡者有見行法令不宜爲此煩擾上曰論極有理速罷止之蜀大旱詔問救荒之策應辰奏利閬縣梓軍馬糧料隨民力均敷官雖支糴錢民不得半價若選官就歲熟處糴之可以寬民力第無錢束手乞給度牒上曰汪應辰治蜀甚有聲且留意民事如此給度牒四百永爲糴本振濟遂移書諸路漕臣亟救荒且以縣斂和糴告之而全蜀蒙惠劉珙拜同知樞密院事進言曰汪應辰陳良翰張栻學行才能臣所不及已得旨召還邛之安仁年饑挺起爲盜害及旁

郡即具奏且檄茶馬使招捕旬月間誅其渠魁餘悉撫定或白之虞允文曰汪帥得無掩盜事不上聞乎宣司乃密奏使人紿應辰曰邛寇事未敢奏不審制司如何應辰以奏檢報之允文內愧將行代納成都一府激賞絹估三萬三千九百八十四匹冬入覲陛對以畏天愛民爲言上曰卿久在蜀寬朕西顧憂軍政民事革弊殆盡蜀中除虛額民間當被實惠應辰奏虛額去則州縣寬尚有兩事曰預借曰對糴預借乃州縣累歲相仍對糴則以補州縣闕乏民輸米一石即就糴一石或半價或不支且多取嬴陛下近捐

百萬除預借之弊對糴患止數州願并除之則弊革
無餘矣除吏部尚書尋兼翰林學士并侍讀論愛民
六事廟堂議不合不悦者衆一日陳良祐登對上告
以汪應辰言卿在蜀多誕謾良祐奏臣與應辰昨同
從班應辰請外得衢州臣惜其去同奏留之時邊奏
方急臣不知應辰將爲便私計也奏既上應辰以此
大慽乃爲是說以中臣耳上曰乃爾邪應辰在朝多
革弊事中貴人皆側目德壽宮方甃石池以水銀浮
金鳧魚于上上過之高宗指示曰水銀正乏此買之
汪尚書家上怒曰汪應辰力言朕置房廊與民爭利

乃自販水銀邪應辰知之力求去會復出發運均輸
之旨歎曰吾不可留矣但力辨群枉則補外之請自
得乃力論其事有害無利遂以端明殿學士知平江
府韓玉被旨揀馬過郡應辰簡其禮玉歸譖之於上
曰臣所過州縣未有若平江之不治者上怪之平江
米綱至有折閱事上連貶秩力疾請祠自是卧家不
起矣以淳熙三年二月卒于家應辰接物溫遜遇事
特立不回流落嶺嶠十有七年檜死始還朝剛方正
直敢言不避少從呂居仁胡安國游張栻呂祖謙深
器許之告以造道之方嘗釋克己之私如用兵克敵

易懲忿窒慾書剛制于酒懲窒剛制皆克勝義可不
常省察乎其義理之精如此好賢樂善出於天性尤
篤友愛嘗以先疇遜其兄衢雖無屋可居不顧也子
達繼登進士第仕至吏部尚書端明殿學士
王十朋字龜齡溫州樂清人資頴悟日誦數千言及
長有文行聚徒梅溪受業者以百數入太學主司異
其文秦檜死上親政策士諭考官曰對策中有陳朝
政切直者並寘上列十朋以權為對大略曰攬權者
非欲衡石程書如秦皇傳餐聽政如隋文彊明自任
不任宰相如唐德宗精於吏事以察為明如唐宣宗

四百一十个

盖欲陛下懲既往而戒未然威福一出於上而已嘗有鋪翠之禁而以翠羽為首飾者自若是豈法令不可禁乎抑宮中服澣濯之化衣不曳地之風未形於外乎法之至公者莫如選士名器之至重者莫如科第往歲權臣子孫門客類竊巍科有司以國家名器為媚權臣之具而欲得人可乎願陛下正身以為本任賢以為助博采兼聽以收其效幾萬餘言上嘉其經學淹通議論醇正遂擢為第一學者爭傳誦其策以擬古鼂董上用其言嚴銷金鋪翠之令取交阯所貢翠物焚之詔十朋乃朕親擢授紹興府簽判既至

或以書生易之十朋裁決如神吏姦不行時以四科
求士帥王師心謂十朋身兼四者獨以應詔召爲秘
書郎兼建王府小學教授先是教授入講堂居賓位
十朋不可皇孫特加禮而位教授中坐金將渝盟十
朋輪對言自建炎至今金未嘗不內相殘賊然一主
斃一主生曷嘗爲中國利要在自備如何禦敵莫急
於用人令有天資忠義材兼文武可爲將相者有長
於用兵士卒樂爲之用可爲大帥者或投閑置散或
老於藩郡願起而用之以寢敵謀以圖恢復蓋指張
浚劉錡也又言今權雖歸於陛下政復出於多門是

一檜死百檜生也楊存中以三衙而交結北司以盜大
權漢之禍起於恭顯王氏之相爲終始唐之禍起於北
軍藩鎭之相爲表裏今以管軍位三公利源皆入其
門陰結諸將相爲黨援樞密本兵之地立班甘居其
後子弟親戚布滿清要甚臺諫論列委曲庇護風憲獨
不行於管軍之門何以爲國至若清資加於儈伍高
爵濫於醫門諸軍承受威福自恣甚於唐之監軍皇
城邏卒旁午察事甚於周之監謗將帥剝下賂上結
怨三軍道路捕人爲卒結怨百姓皆非治世事上嘉
納戢邏卒罷諸軍承受更定樞密管軍班次解楊存

中兵權其言大畧施行秦檜久塞言路至是十朋與
馮方胡憲查籥李浩相繼論事太學生爲五賢詩述
其事除著作郎三十一年正月風雷雨雪交作十朋
以爲陽不勝陰之驗遺陳康伯書冀以春秋災異之
說力陳于上崇陽抑陰以弭天變遷大宗正丞丞請
祠歸金犯邊起劉錡爲江淮浙西制置張浚帥金陵
悉如其言孝宗受禪起知嚴州召對首言太皇非倦
勤時而以大器付陛下賢於堯舜陛下當思以副太
上者今社稷之安危生民之休戚人才之進退朝廷
之刑賞宜若舜之協堯斷然行之以盡繼述之道拜司

封郎中累遷國子司業言今居位者往往職之不舉宜有以華之人主有大職三任賢納諫賞罰是也上嘉之除起居舍人升侍講時左右史失職久十朋除起居郎胡銓奏四事語在胡銓傳除侍御史上謂胡銓曰比除臺官外議如何銓曰皆謂得人上曰卿與十朋皆朕親擢十朋見上英銳每見必陳恢復之計及將北伐上疏曰天子之孝莫大於光祖宗安社稷因前王盈成而守者周成康漢文景是也承前世衰微而興者商高宗周宣王是也先君有恥而雪之漢宣帝臣單于唐太宗俘頡利是也先君有讎而復之

夏少康滅澆漢光武誅莽是也迹雖不同其爲孝一也靖康之禍亘古未有陛下英武慨然志在興復竊聞毎對群臣奏事則曰當如剏業時又曰當以馬上治之又曰其事當俟恢復後爲之比因宣召語及陵寢聖容惻然曰四十年矣陛下之心眞少康高宗宣王光武之心奈何大臣不能仰副聖心頋戒在位者去附和之私心賛國家之大計則中興日月可冀矣因論史浩八罪曰懷奸誤國植黨盜權忌言蔽賢欺君訕上上爲出浩知紹興府十朋再䟽謂陛下雖能如舜之去邪未能如舜之正名定罪紹興宻邇行都

浩嘗爲屬吏姦贓彰聞亦何顔復見其吏民遂改與
祠史正志與浩族異拜浩而父事之十朋論正志傾
險姦邪觀時求進宜黜正志以正典刑林安宅出入
史浩龍大淵門盜弄威福至是詐病求致仕十朋并
疏其罪皆罷去張浚出師復靈壁虹縣歸附者萬計
又復宿州十朋奏王師以弔民爲主先之以招納不
獲已而戰伐隨之乞以此指戒浚金將既降宜速加
爵賞以勸來者上皆嘉納會李顯忠邵宏淵不協王
師失律張浚上表自劾主和者乘此唱異議十朋上
疏言臣素不識浚聞其誓不與敵俱生心實慕之前

因輪對言金必敗盟乞用浚陛下嗣位命督師江淮令浚遣將取二縣一月三捷皆服陛下任浚之難及王師一不利横議蠭起臣謂今日之師爲祖宗陵寢爲二帝復讎爲二百年境土爲中原弔民伐罪非前代好大生事者比盍當内脩俟時而動陛下恢復志立固不以一衂爲群議所搖然異論紛紛浚既待罪臣其可尚居風憲之職乞賜竄殛因言臣聞近日欲遣龍大淵撫諭淮南信否上曰無之又言聞欲以揚存中充御營使上嘿然改除吏部侍郎力辭出知饒州饒並湖盜出沒其間聞十朋至一夕遁去丞相洪

适請故學基益其圃十朋曰先聖所居十朋何敢予
人移知夔州饒民走諸司乞留不得至斷其橋乃以
車從間道去衆葺斷橋以王公名之移知湖州召對
劉珙請留之上曰朕豈不知王十朋顧湖州被水非
十朋莫能鎮撫至郡戶部責虛逋三十四萬命吏持
券往辨不聽即請祠去起知泉州十朋前在湖劄奏
錢粡貢闕又爲泉建之尤宏壯凡歷四郡布上恩恤
民隱士之賢者詣門以禮致之朔望會諸生學宮講
經詢政僚屬間有不善反復告戒俾之自新民輸租
俾自槩量閽者相告宿逋亦頗償訟至庭温詞曉以

理義多退聽者所至人繪而祠之去之日老稚攀留
涕泣越境以送思之如父母饑久旱入境雨至湖積
霖入境即霽凡禱必應其至誠不獨感人而亦動天
地鬼神東宮建除太子詹事力辭詔州郡禮致遂力
疾造朝以足疾不能趨詔給扶掖拜謁東宮太子以
其舊學待遇有加又詔免朝參遣中使以告及襲衣
金帶就其家賜之疾革累章告老以龍圖閣學士致
仕命下而卒年六十紹興三年謚曰忠文十朔事親
孝終喪不處內友愛二弟郊恩先奏其名沒而二子
猶布衣書室扁曰不欺每以諸葛亮顏真卿寇準范

仲淹韓琦唐介自比朱熹張栻雅敬之子聞詩聞禮皆篤學自立聞詩知光州提點江東刑獄聞禮知常州江東轉運判官為治能守家法人亦思慕之

吳芾字明可台州仙居人舉進士第遷祕書正字與秦檜舊故至是檜已專政芾退然如未嘗識公坐旅進揖而退檜疑之風言者論罷通判處婺越三郡知處州處舊苦丁絹重芾損之以新丁補其額何溥薦芾材中御史除監察御史時金將敗盟芾勸高宗專務脩德痛自悔咎延見群臣俾陳闕失求合乎天地無愧乎祖宗則人心悅服天亦助順矣上韙其言遷

殿中侍御史兩淮戰不利廷臣爭陳退避計芾言今日之事有進無退進爲上策退爲無策旣而金主亮斃上疏勸親征車駕至建康芾請遂駐蹕以係中原之望高宗納其說會有密啓還東者下侍從臺諫議芾言今欲控帶襄漢引輸湖廣則臨安不如建康便經理淮甸應接梁宋則臨安不如建康近議者徒悅一時扈從思歸之人非爲國計臣恐回鑾之後西師之聲援不接北土之謳吟絕望矣又言去歲兩淮諸城望風奔潰無一城能拒守者此秦檜壅塞言路挫折士氣之餘毒也能反其道則士氣日振而見危授

命者有人矣知婺州孝宗初即位陛辭陳裴垍對唐憲宗爲治先正其心以爲臨御之初出治大原無越於此上嘉納至郡勸民義役金華長仙鄉民十有一家自以甲乙第其產相次執役幾二十年芾與致十一人者與合宴更其鄉曰循理里曰信義以褒異之知紹興府會稽賦重而折色尤甚芾以攢宫在奏免支移折變鑑湖久廢會歲大饑出常平米募饑民浚治芾去大姓利於田湖復廢權刑部侍郎遷給事中改吏部侍郎以敷文閣直學士知臨安府內侍家僮毆傷酒家保芾捕治之徇于市權豪側目執政議以

芾使金復除吏部侍郎且議以龍大淵爲副芾曰是可與言行事者邪語聞得罷不行下遷禮部侍郎力求去提舉太平興國宮時芾與陳俊卿俱以剛直見忌未幾俊卿亦引去中書舍人閻安中爲孝宗言二臣之去非國之福起知太平州造舟以梁姑溪歷陽築者久後潰歸聲言欲趨郡境芾呼至城下厚犒遣之而密捕倡亂者繫獄以聞詔褒諭知隆興府芾前後守六郡各因其俗爲寬猛吏莫容姦民懷惠利再奉太平祠屢告老以龍圖閣直學士致仕後十年卒年八十嘗曰視官物當如已物視公事當如私事與

其得罪於百姓寧得罪於上官立朝不偶晚退閑者
十有四年自號湖山居士爲文豪健俊整有表奏五
卷詩文三十卷

陳良翰字邦彦台州臨海人蚤孤事母孝資莊重爲
文恢博有氣中紹興五年進士第知温州瑞安縣俗
號強梗吏治尚嚴良翰獨撫以寬催租不下文符但
揭示名物民競樂輸聽訟咸得其情或問何術良翰
曰無術第公此心如虛堂懸鏡耳殿中侍御史吳芾
薦爲檢法官遷監察御史孝宗初元金主褒新立求
和而中原舊人多求歸詔問何以處此良翰言議和

復納降皆非是必定計自治而和不和任之乃可張浚軍淮泗以規進取而議者爭獻防江策良翰言當固藩籬專委任今捨淮防江卻地奪便朝廷過聽使督府不得專閫外事誤矣除右正言金再移書求故疆良翰言中原皆吾故土況唐鄧淮泗又金渝盟後以兵取之安得以故疆為言而歸之湯思退主遣小使盧仲賢李栻良翰言仲賢輕儇無恥栻自北來難信又言廟堂督府論議不同邊奏上聞皆陽唯諸而陰沮敗之萬一失事機督府安得獨任其責上矍然稱善朝廷遣史正志至建康與張浚議事乖牾良翰

劾之上曰正志亦無罪良翰言陛下使浚守淮則任浚爲重一郎官爲輕且正志居中浚必爲去就上悟出正志爲福建漕運楊存中爲御營使總殿前軍良翰言存中久擅兵柄太上皇罷就第奈何復假使名宜慎履霜之戒䟽三上存中竟罷李栻不敢涉淮良翰奏奪其官仲賢至汴輙許金人以疆土歳幣而還上大怒下仲賢吏欲誅之宰相叩頭懇請得免復遣王之望龍大淵良翰言前遣使已辱命大臣不悔前失不謂秦檜復見今日且金要我罷四郡屯兵以歸之是不折一兵而坐收四千里要害之地決不可許

若歲幣則俟得陵寢然後與燕猶有名今議未決而之望遂行恐其辱國不止於仲賢願先馳一介往俟議決行未晚也詔侍從臺諫議多是良翰遂以胡昉楊由義爲審議官與敵議四郡不合困辱而歸思退尚執前論正言尹穡附思退以撼督府良翰爲左司諫疏論思退姦邪誤國宜早罷黜張浚精忠老謀不宜以小人言搖之孝宗曰思退前議固失然朕愛其警敏冀可效卿其置之若魏公則今日孰出其右朕豈容有此意縱有之亦豈不謀卿等此殆言者有異意卿爲朕諭之良翰頓首謝曰陛下言及此天下幸

甚宰相縱無全才寧取樸實緩急猶可倚賴思退庸狡小黠大癡將誤國且警敏二字恐非明主卜相之法既退以上語諭同列穡勃然變色明日亦請對遂罷良翰言職兩淮既撤備金大入孝宗始深悔大學生數百人伏闕乞召用良翰胡銓王十朋而斬思退等思退由是始敗良翰在諫省成恭皇后受冊官內外親屬二十五人良翰論其冗詔減七人知建寧府福建轉運副使提點江東刑獄移浙西召為宗正少卿兵部侍郎除右諫議大夫良翰言以蜀漢之師下關陝以荊襄趨韓魏江淮擣青徐此今日大計四川

既命大臣而荆淮未有任責者亦當擇重臣臨之上
稱善進給事中大將成閔冒請真奉有司坐獲譴閤
門王抃矯詔遣妄人謝顯出境顯既抵罪置閔與抃
不問良翰皆駁議請正典刑遂改禮部侍郎不拜以
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召爲太子詹事
既見上屬以調護之責一日召對選德殿出手書唐
太宗與魏徵論仁德功利之說俾極陳今日所未至
者良翰退上疏略曰仁德治之本功利治之效務本
而效自至今争天意結民心任賢能退小人擇將帥
收軍情擇監司吏久任皆行之有未至誠能革此入

弊則仁德無累功利自致矣上爲之嘉歎詔兼侍講
未幾以疾告老除敷文閣直學士提舉太平宮卒年
六十五光宗立特謚獻肅

杜莘老字起莘眉州青神人唐工部甫十三世孫也
幼歲時方禁蘇氏文獨喜誦習紹興間第進士以親
老不赴廷對賜同進士出身授梁山軍教授從游者
衆秦檜死魏良臣參大政莘老疏天下利害以聞良
臣薦之主管禮兵部架閣文字彗星見東方高宗下
詔求言莘老上書論彗孛氣所生多爲兵兆國家爲
民息兵而將驕卒惰軍政不肅今因天戒以脩人事

恩患預防莫大於此因陳時弊十事時應詔者衆上命擇其議論切當推恩以勸之後省以莘老為首進一階遷敕令刪定官太常寺主簿升博士輪對論金將敗盟宜飭邊備勿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上稱善再三南渡後典秩散失多有司所記省至凶禮又諱不録顯仁皇后崩議禮有疑吏皆拱手莘老以古義裁定大斂前一日宰相傳旨問含玉之制莘老曰禮院故實所不載請以周禮典瑞鄭玄注製之其可因立具奏上覽之曰真禮官也及虞祭或謂上哀勞欲以宰相行事莘老曰古今無是卒正之遷祕書丞

論江淮守備上曰卿言及此憂國深矣擢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入對上曰知卿不畏彊禦故有此授自是用卿矣陳俊卿既解言職力求去華老因奏事從容曰多事之際令俊卿輩在論思之地必有補益上以爲然俊卿乃復留金遣使致嫚書傳欽宗凶問請淮漢地指索大臣上決策親征華老既奏贊上且謂敵欺天背盟當待以不懼勿以小利鈍爲異議所搖謏言所惰則人心有恃而士氣振矣宜不限早暮延見大臣侍從謀議國事申敕侍從臺諫監司守臣亟舉可用之才又言親征有期而禁衛纔五千餘羸

老居半至不能介胄者頤亟留聖慮事皆施行帶御
器械劉炎莞禁中市易通北賈大為姦利一日見華
老輒及朝政語狂悖華老以聞斥監嘉州稅知樞密
院事周麟之初請使金及嫚書至聞金將盛兵犯邊
乃大恐建言不必遣使華老劾麟之挾姦罔上避事
辭難恐懼至於掩泣衆有哭殺富鄭公之誚尋與宫
觀疏再上乃責瑞州安置承宣使王繼先怙寵干法
富浮公室子弟直延閣居第僭擬別業外帑徧畿甸
數十年無敢搖之者聞邊警亟輦重寶歸吳興為避
敵計華老疏其十罪上曰初以太后餌其藥稍假恩

寵不謂小人驕橫乃爾莘老曰繼先罪擢髮不足數臣所奏其大槩耳上作而曰有恩無威有賞無罰雖堯舜不能治天下詔繼先福州居住子孫皆勒停籍其貲以千萬計詔鬻錢入御前激賞庫專以賞將士天下稱快內侍張去為取御馬院西兵二百髡其頂都人異之口語籍籍莘老彈治上疑其未審不樂莘老執奏不已竟罷去為御馬院致仕而莘老亦以直顯謨閣知遂寧府給事中金安節中書舍人劉珙封還制書改司農少卿尋請外仍與遂寧始莘老自蜀造朝不以家行高宗聞其清脩獨處甚重之一日因

對褒諭曰聞卿出蜀即蒲團紙帳如僧然難及也未幾遂擢用華老官中都久知公論所予奪姦蠹者皆得其根本脉絡嘗歎曰臺諫當論天下第一事若有所畏姑言其次是欺其心不敬其君者也及任言責極言無隱取衆所指目者悉擊去聲振一時都人稱骨鯁敢言者必曰杜殿院云治郡課績為諸州最孝宗受禪華老進三議曰定國是脩内政養根本尋卒年五十八

論曰黄洽渾厚有守應辰學術精醇尤稱骨鯁十朋吳芾良翰華老相繼在臺府歷詆姦倖直言無隱皆

事上忠而自信篤足以當大任者惜不盡其用焉

列傳卷第一百四十六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百衲本二十四史　宋史　109
作者=（元）脱脱等奉敕修
页数=168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37
SS号=12460464
DX号=000007544926
url=http://book2.duxiu.com/search?&channel=search&gtag=&sw=%B0%D9%F1%C4%B1%BE%B6%FE%CA%AE%CB%C4%CA%B7++%CB%CE%CA%B7++109&year=&sectyear=&seb=0&pid=0&showc=0&fenleiID=&Pages=1&searchtype=1